

保山楊毅廷著

求志軒文稿

昆明錢良駿題



求志軒文稿序

今世之士爲人詬病者曰多文而鮮實是固然矣彼惡知文亦有辨哉蹈常襲故者自以爲正矣而或失之不通其與俗推移喜新而好奇者自以爲通矣而又失之不正不通非文也不正亦非文也正且通而文乃可得言矣保山楊毅廷者曾肄業昆明之龍池及予歸主龍池講席毅廷已去而之四方矣東海之濱大江之南北燕趙齊秦之郊梁楚之地無不畢至旣而歸滇復寓於昆明乃哀其前後所爲文數十首而質于予予故好文爲人所詬病者然亦病時人之文或則不正或則不通而惡不正者又甚于惡不通者毅廷之文予初不知其何如及取而讀之則所惡于不正者不可以之論毅廷也所惡於不通者亦不可以之論毅廷也毅廷之爲文蓋能別黑白而知所從矣顧毅廷善談論尤喜自道其所長人之聆其言者不目爲狂即目爲傲余固不必爲之解而第問毅廷之狂與世之狂感

喪心者同乎則固知其不同矣毅廷之傲與世之恃才傲物不足與共事者同乎則又知其不同矣何以知其不同曰於其文之正且通知之也毅廷者倜儻人也昔居其鄉憤有司之貪而酷也爲民請命於大府貪酷者遂斥而毅廷亦褫其矜人之議毅廷者鮮不以是爲狂與傲之跡矣嗚呼此正吾欲得之以風示今之士也士之生世苟義之所在斷脰裂軀且不惜而何惜乎一衿毅廷誠持此爲民請命之心他日日出而報國吾知後之所爲必有較烈于昔之所爲者多文鮮實之譏毅廷且將雪此言以爲快則吾之愛毅廷重毅廷者又豈徒以其文而已乎毅廷勉之矣予復何言

光緒二十八年歲在壬寅除夕序於龍池精舍之樸學齋

昆明陳榮昌并書

保山楊毅廷孝廉駿耳其名十餘載恨未之見甲辰夏滇有遣師範游學日本之舉毅廷與其選駿亦猥廁碌碌十九人之中八月同人咸集於中江始一把晤既至日同入弘文分校於是較日親毅廷著有求志軒文稿六卷陳小圃先生嘗爲之序其在日也袁樹五太史勸付手民毅廷漫應之一夕以稿示駿曰救今時之急當發明各種科學而朝廷罷科舉不早至徒以文字鳴願亦行且摧燒之耳子意云何駿受而讀之竟因曰以子之才而處今之世則君家越公所謂富貴逼臣者殆無久蟄之理夫以文字鳴者蓋才人大不幸事子是稿摧燒之可也雖然龍虎風雲之會合吾烏知必無數焉於其間而或偶蓋者韓昌黎之生值箕張其口牛債其舌蘇玉局之命宮磨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且文字亦有辨政使雕鏤詞翰鎚鑿訓詁雖復淹瞻詞人而已經生而已若迺上下古今崇論閎議則人爲經世之人文亦經世之文雖世變日亟來軫方道疇昔之所言者不必盡合於今今茲之所言者不能強後之必合然按時立言惟變所適不惟可以印證學識之演而益進而亦可藉以知應世變者之非膠守一說可能成然則子是稿甯惟不當摧之燒之樹五說是也毅廷笑不答會其倫理學教科書編纂

成將劄劄同人多以爲言乃汰十之六以應毅廷曰子不可以無文爲牘識概略如此
若毅廷之文則小圃先生序言之既詳且盡矣

光緒乙巳秋八月旣望後一夕求州嚴天駿書于日京巢鴨校舍

求志軒文稿目次

保山楊觀東毅廷著

第一編

周西伯受命稱王辨

奚斯所作解

月令流源攷

親夕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說

第二編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
于其說未嘗不效論

陳平請捐金行間以破楚論

求志軒文稿目次

淮陰侯謀反辨

周勃王陵論

史遷嘗從董仲舒游又嘗從孔安國授經攷

史記列孔子于世家王安石極力駁之其說當否

張博望班定遠論

漢亡于黨錮宋亡于講學明亡于東林辨

循吏能吏辨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唐朝士議區處突厥降衆論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宰相才論

斐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論

張仁愿築受降城置烽候論

宋太祖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論

南宋削弱非由議和論

第二編

徽宗約遼伐金而北宋陷于金理宗助元滅金而南宋亡于元今外交政策或

主聯俄拒英或主聯英拒俄論

滇省形勝今昔不同試舉歷代控制之方輿地險易之勢博稽圖籍以籌邊備

論

選將論上

選將論中

選將論下

拿坡崙論

西國賦稅數倍中國取之不怨行之不擾其故安在

泰西諸國致富強之政實與周禮隱合試詳甄緝引申其說

泰西商務出口稅輕入口重所以防利源外溢也且董以商會平以商律輔以

求志軒文稿目次

銀行以故商務日興中國自互市以來利權漸失 朝廷特設商部改訂商

約應如何妥籌抵制之方以收利權而裕度支

西人精研農學列爲專科中國地廣民稠宜設農學勸墾荒采用西法講求樹

藝蓄牧爲殖民阜財至計

兵強固在器利然將帥非人利器無用泰西水陸將弁出自學校故將皆知兵

兵皆有學其練將之法若何稱名將者幾人宜仿其良法實力整頓以備將

才而蒐軍實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

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智識蓋東西各

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尙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

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

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爲最急

泰西外交政策往々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蓋縷舉近百年歷史以

證明其事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于餘員遂失財政裁
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利弊

第四編

去害馬說

李筱雲蟬雪集序

哭外姑氏周宜人文

先考行述

先外姑周宜人傳

韓宜人遇變節略書後

先祖妣行述

上復吳楚生夫子書

上李少白姻文書

求志軒文稿目次

求志軒文稿目次

報趙湘泉孝廉書

上劉景韓中丞言兵事書

再上劉景韓中丞言兵事書

與某軍門書

荅人問策論取士較制藝得失何如書

偕李印泉上陳崑山方伯籌辦永郡學務書

上滇中大府請罷派留學安南書

擬上丁循卿制軍籌辦雲南學務書

周西伯受命稱王辨

烏虜。吾覽受命稱王之說。而歎周西伯受誣於崇侯虎者。復受誣於後儒也。書傳載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訟。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鄭注言西伯囚於羑里。在四年末。五年初未稱王。六年伐崇則稱王。易緯又言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案紂十三祀。釋西伯。賜弓矢。鉞。使專征伐。越八祀西伯薨。周有天下。乃追諡曰文王。而當年受命稱王之文。獨闕焉。諸家臆說。固不足道。所怪者。太史公史記周本紀。亦從而錄其事耳。西伯事見之經者。莫詳於詩。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武功者。泛言伐密伐崇之功。受命者。泛言伐暴安民之命也。繼又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若西伯果稱王。則豐當名京。何以云作邑。鎬名京。豐不名京。見文王臣節之終。也要之。命以天言。王由後推。而西伯及身。則仍率商之叛國以事紂。孔子不云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若西伯果稱王。是與紂並王矣。何以云服事。且西伯嘗自言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若果稱王。是前許爲紂忠臣者。轉竊紂神器矣。則曹孟德司馬仲達之託比文王也。亦宜何以云至德。況天下歸

文。王。者。六。州。復。加。以。陰。謀。善。兵。之。呂。尚。一。反。手。而。天。下。定。西。伯。不。於。此。時。取。天。下。乃。徒。稱。王。之。名。以。損。其。純。一。之。德。耶。獻。地。請。除。刑。其。事。猶。疑。非。聖。人。所。爲。受。命。稱。王。而。謂。聖。人。爲。之。豈。理。也。哉。後。儒。稱。王。之。誣。與。崇。侯。叛。王。之。誣。厥。罪。維。均。

奚斯所作解

經。文。作。字。當。依。毛。鄭。指。作。廟。爲。是。漢。世。文。人。謂。爲。作。詩。者。非。也。奚。斯。公。子。奚。斯。傳。大。夫。公。子。奚。斯。作。是。廟。也。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其。說。與。上。文。新。廟。句。甚。爲。聯。屬。且。下。文。孔。曼。且。碩。亦。係。承。作。廟。言。一。謬。爲。作。詩。則。語。勢。橫。互。經。中。所。字。既。無。根。据。而。以。萬。民。是。若。爲。諛。揚。詩。詞。亦。非。頌。體。矣。蓋。萬。民。是。若。者。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新。廟。之。作。萬。民。皆。以。爲。順。猶。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也。自。僂。師。武。虛。谷。據。揚。子。法。言。後。漢。書。班。固。傳。及。度。尙。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諸。石。刻。文。指。奚。斯。所。作。爲。作。是。詩。而。毛。鄭。作。廟。之。說。遂。羣。起。而。力。攻。之。不。知。作。闕。宮。之。頌。者。史。克。非。奚。斯。也。駟。之。篇。義。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所。作。謂。四。篇。也。正。義。亦。云。史。克。作。是。頌。不。指。駟。馬。四。篇。皆。史。克。所。作。案。上。文。新。廟。云。云。而。即。繼。之。曰。奚。斯。所。作。此。所。作。

自應指新廟無疑。而何與于詩。在曲爲解者曰。作詩之自舉其名者屢矣。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醜。式詆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言奚斯所作。即吉甫家父作誦之詞。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即其詩孔碩。以畜萬邦意也。是又不然。奚斯所作四字。與新廟句連文。而句中所字。又與新廟緊承者也。易廟爲詩。不但義指割裂辭。亦支蔓而不順。其說與本經背。或又謂上文旣言孔碩矣。此作字仍指爲作廟。下文孔碩。毋乃複贅。曰上之孔碩。專就寢路言。下文孔碩。則統美新廟也。如必以奚斯所作爲詩。是闕宮之詩。不以頌僖公作結。而以頌奚斯終篇。輕重倒置了無義味。恐作者不如是淺陋也。說與本經亦背。况萬民是若。而沾沾屬之於詩詞。當時之頌揚。不亦未歟。毛鄭二說是爲得之。解經者可適從焉。

月令源流攷

月令實呂不韋作。蔡邕王肅以爲周公非也。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有之。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

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歲朔。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典章文物。期歷久而不易。月令果出周公之手。不應與周法自爲矛盾。且周公而非聖人也。則朝制夕改。亦事之未可知。周公聖人也。法制何事而自彼創之。自彼亂之。此斷斷所必無。陸德明不主豈肅之說。最爲有見。其食者流反從而詆之。而抱騎牆之見者。又習於調停。以兩存其說不均之繆乎。或曰。不韋死十四年。秦併天下。始十月爲歲首。不韋焉得以十月爲正。又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造。又秦併天下爲郡縣。何得有諸侯。秦好兵毒民。何能布德行惠。不知秦自文公獲黑龍。以爲水德。安和不早以十月爲歲首。周書雖先有月令。而禮記一經先儒謂雜采秦漢之文而成。況月令與十二月紀不過別三五字而已。非不韋作。而何不韋集諸儒爲一代大典。亦采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若云秦好兵毒民。不能布德行惠。遂疑不出于不韋。抑思月令者。不韋述古來因時布政之制。而非秦史乎。若以有諸侯字爲辭。則譎陋尤甚。始皇十二年。不韋死。十六年。然後并天下。易封建。不韋

作月令在始。皇未併天下。已前月令不得云。諸侯將誰云耶。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說

親親也。民疏也。人貴也。物賤也。貴賤親疏其分際。既定于天。君子之用情。仍各還其分際。以爲緩急循分。故持有本。施有序。親仁愛之用。既無爲我兼愛之謬。自無倒行逆施之乖。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由親而民。而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施由親施。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合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中庸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物盡之性。者是矣。墨子愛無差等。是無親也。使墨而爲政于天下。匪維不能愛物。亦決不能仁民。何也。天下無薄於其親之人。而能厚於民物者。本實先撥。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即果其事。亦僞情耳。梁惠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其糜爛其民以伐趙也。並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不知百姓重于禽獸。安知親之重于民物。其所薄者厚。斯厚者薄也。梁武帝宗廟以麩爲犧牲。其築淮堰。反于民有不仁。唐太宗每決重囚。必令覆五。奏膳事止藥。及伐高麗。驅無辜之士卒。肝腦塗地而不愆。而六月四日之事。且喋血禁門。推刃于同氣。

明太祖惡刑部議法巧密。有竭澤而漁。害及鯤鱗。焚林而田。害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何堪之語。然胡惟庸藍玉之黨。誅戮至數萬人。之數君者。輕重顛倒。持之無本。而施之無序。宜失用情之正也。故孟子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于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于愛物者。親疏貴賤定之。天先親後疏。先貴後賤。凡盡人以合天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朱子騶虞章序。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于庶類。其親親仁民愛物之確注。乎苟親疏無擇。貴賤不分。儕九州四海于一家。混喙息嚙動于同類。親仁愛之用。緩急失宜。違乎孟子之訓。並違天定之分際矣。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

聖王經營八表之軌。馭御羣臣之術。亦使之內外相制。輕重持平而已矣。其越乎中道。與不及中道。未有不偏之爲害。而自取覆亡者也。內外輕重之得失。蘇子由唐論詳已。然吾謂天下惟權須集于中央。天子當陽。臣僚用命。操之縱之。唯道是適。此有得無失者。也不獲已而策補。揅則與其專重權於內。臣不若分重權於外。臣之爲愈與其專

權於內臣而奸人無所顧忌不若分重權於外臣尙可恃爲爪牙之爲愈周自東遷唐自天寶之末內訌外患蓋迭見矣其不爲秦魏之速亡者以有諸侯方鎮也嚮無齊桓晉文秦穆諸霸強子儀光弼德裕諸節度縣地千里帶甲百萬以尊攘之芟夷之先後削平大難而戡定之恐戎狄荆舒之禍末由膺懲安史吐蕃回紇黃巢之叛亂猖獗而不可收拾周唐之爲周唐尙堪問哉秦徒見周外重之失而矯其枉也收天下兵聚之咸陽廢封建隳名城徙豪傑嚴刑峻法鞭笞天下自以爲人莫予毒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已然李斯趙高比肩內擅陳勝吳廣之徒揭竿四起郡縣之吏胥熟眠莫敢誰何內重之弊秦旣然矣奈何魏武以奸人之雄其開國承家而亦覆轍相循也操忌司馬懿深矣託輔幼主得毋不能除之因親之以結其心乎自是父子踵接軍國大事政繇司馬雖不無二三武臣外擁重兵而鄧艾鍾會輩適以供奸人指臂隱助虎而附之翼敵未破而魏先亡矣蓋嘗論之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權依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惟集于中央則權不旁落君臨天下之勢自積厚而益振周唐秦魏所以致覆亡之故固內外輕重之殊形要以魁柄下移爲斷然則後之君天下者苟放棄其所執之

權而畀之人。試以古爲鑒。可矣。若較其失中之得。外重雖不免於強。臣跋扈顧覆亡。稍遲視內重。猶彼善於此云。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于。

其說未嘗不效論

同。一事也有行之於此。則窒於彼。則通者同一言也。有驗之於前。則效於後。轉疏者非有幸。不幸也。時爲之耳。醫方雖與病合。體質之強弱殊。宜兵法即與古侔。敵情之變化。異用知此方可讀。古人書而膺應天下事。否則刻舟求劍。難語於聖人所與之權。而入乎所疾之固矣。斯意也。吾於賈長沙五餌三表之說。悟之。夫五餌三表。非即內史。廖教秦穆。間疏西戎。君臣而用以定朔。中行說戒單于棄絕漢物。而因以著效者乎。乃見譏班書。則何也。西漢時之匈奴。豈猶是東周時哉。七日無糧。不雪平城之恥。四郊多壘。僅屯細柳之營。武帝不世出之君。衛霍皆大將之才。傾天下之兵。數歲以與之爭。猶不能制其死命。區區五餌三表。即欲使延頸內附。呼韓邪來朝。是猶攘田者操豚蹄。孟酒而爲滿篝。滿家之祝也。能乎不能。且夫匈奴之在東周。度不過漢地一郡縣之大。而止。

耳自懿王已來。侵虐中土。略無虛日。洎宣王中。興太原之逐。僅一稍挫。其鋒幽平之間。爲禍遂不可勝言。穆公乘秦襄齊晉文數君撻伐之餘。烈以由余。故盡得其地形。兵勢一伐而益國十二。關地千里。西戎之霸。其君臣相與密謀。而計議者匪伊朝夕。詎盡女樂二八之功。况匈奴自冒頓崛起。而後浸假以迄於漢。文其部落。牧畜人衆。與以次侵略之邊地。固已滋區。坐大乎際。此而以秦穆當之。亦難恃區區聲色戰勝於女戎。至中行說用之。而效自戒。則然耳。儻轉持是以餌之。遂謂制匈奴而有餘焉。談何容易。嗟乎。今之匈奴。又更較漢而強大。狙詐矣。虛文籠絡之不足表。以保護之實。惠保護實惠之不足。餌以利益。均霑之利。權齒壑難填。而羈縻無術。撫時感事。不禁太息。痛恨隕實生之涕。畢然高望秦穆於不置也。

陳平請捐金行間以破楚論

用兵以間謀爲妙。而尤以反間爲最奇。萬人之將。不死于馬革裹尸。每死于昏君之疑。團重圍之兵。不潰于戰士解體。恆潰于奸細之多口諒哉。間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乎微乎。其機械變詐而出沒鬼神乎。陳平請捐金行間。

其諸得孫子用間篇意歟。論者以戰國策士之習少之。予謂兵乃詭道。未可常理。繩。蔡陽之圍。漢食且盡。外無救援。維彼三傑。既無策以解朝露之危。當日者。平不多縱。反間以亂其內。堅墨翟之守。行宋襄之迂。正則正矣。其如束手待斃。何是役。雖未因捐金而破楚軍。而項羽之疑范增。鍾離昧。寔自此始。昧不足道。增則所謂人傑。佐羽以爭天下者也。反間行而羽疑增矣。疑增而增去。增死。西楚之大事去矣。史稱增欲急攻滎陽。羽不聽。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則謂平間解滎陽之圍也。可間增以斷羽之臂。孤羽之執制羽之命。而使羽逐增殺增。以自殺也。亦可黃金四萬。筋勝雄師百萬。重賂所啗。而楚營皆漢好矣。繼以女子二千夜出東門。宜楚軍迷炫。爭擊而紀信乘以脫。出哉。厥後解圍白登。仍襲故智。君子醜之。然彼名實俱乖。此乃譎不害正事。各有間矣。蓋嘗論之。漢得天下。出策畫計。首張良而次陳平。無良請捐地以與韓信。則垓下滅楚之功。不易成。無平請捐金以間范增等。則紀信誑楚之說。必不行。增謀主也。欲破敵國。先亡其謀。臣平可謂知要矣。烏虜秦間行。而李牧自刎。金間起。而岳飛立敗。兵不厭詐。而間爲神。紀用兵者。可以知矣。

淮陰侯謀反辨

狡免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欲加之。罪不患無詞。吾於淮陰侯韓信之死之冤。不能不嘔唏流涕。重爲千古功臣太息也。方秦失其鹿。漢高與羣雄角逐也。所畏忌者。祇項籍耳。及旣滅楚。而畏籍忌籍之心。遂潛移而之於三傑。蕭何一刀筆吏耳。猶遭妬而下之獄。張良畫策臣。智而無勇。然一日不託而逃。即此身不免於難。況若信者。連百萬之衆。戰勝攻取。有張良之智。而兼項籍之勇乎。畏忌其才能而殺之。謀反之獄。千古奇冤。同於莫須有矣。攷史傳。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言信反者。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乘其謁入。令武士縛載後車。信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以歸。此始獄也。帝還洛陽。赦爲淮陰侯。後上自擊陳豨。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信亦稱病謝。其舍人弟上變。告信欲謀反。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斬之。此結獄也。夫一則曰。人有言信反。再則曰。其舍人弟上變。告欲反。斧聲燭影。何所證據。且反而曰。欲欲在人心。曖昧難知。言反而曰。有人人者。爲誰顯涉。愴恍即確。指其人以實之。噫。無恩怨。彼缺望者。逆闕上意。詎無罔告奸以洩私憤者。帝之

先入關中也。曹無傷以欲反讒於項王。賴項莊得免。張本具在。憑依稀髣髴之言。蒙人以惡聲而制其命。微論不足服信於九泉。亦難盡欺乎天下。後世綱目大書特書曰。帝執楚王信以歸。后殺淮陰侯韓信。書執書殺而不去其官爵。明執殺無罪也。無罪是無謀反也。太史公謂信天下已集。乃謀畔逆者。特爲國家諱。惡使人於言外得之耳。觀高祖功臣年表。其微詞婉諷。可互見矣。論者不察。輒附會以實其罪。不起而辨之。誣於當時。猶可冀白於後人。詎於後人白將安待乎。夫武涉蒯通。曾說信反矣。信不聽。二子於舉足輕重之日。而絜手陳豨於天下已定之時。比事理所必無。而又况帝自將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擾邯鄲。而阻鄆水。吾知其無能爲信。善用兵。帝自信不如者也。果與豨謀其兵法。軍略一經密授。必非帝一鼓可破者。即謂徵兵不至。不無可疑。然天下兵皆不至。不胥擁兵王侯而陷以謀反。曷獨不免於信也哉。且反狀果實。亦旣縛載後車矣。復赦爲淮陰侯。豈真大度之能容耶。淮陰地小於齊。楚又勒居私第。未嘗之國。兵權已失。更將何挾以反耶。反則防漢也。必周通反。則探豨事也。必審機警。如信乃兩爲人。給一武士縛之。而有餘知。必不然矣。借令真反。漢得天下信功居多。律以議功之條。猶將宥

及十世奈何刻意求罪致礪山帶河之元勛負屈含冤於婦人女子之手甚矣哉帝之刻薄寡恩也然則信遂無以自取乎曰酈生之烹假王之請固陵之觀望多多益善之對軼軼不樂之情信誠昧於所處矣顧吾謂信之致死不在昧自處而在多才能其曩得苟延殘喘者以天下未定耳未定無論有烹酈生請假王等事不死並設有謀反之心苟事未顯著亦不死是何也留其才能用以滅楚也楚滅而項籍亡矣在帝徘徊四顧千秋萬歲後視爲子孫憂者開國諸功臣耳功臣三傑其最耳三傑中尤夙夜畏忌如芒刺之在背腹心之爲患者韓信耳信於此時謀反不謀反皆死死於冤實死於才能信不叛漢漢偏疑信縱無可疑業已雄猜性成不用信滅楚天下一日不定不殺信絕疑帝心一日不安信惟有滅楚之功能帝彌深信之心計垓下之兵方撤信壁之軍便奪殺機所露迹不能掩嗚呼禽籍者信越布二人之力也籍死而信隨之信殺而越布繼之信及越布之禽籍適以自禽才能遭畏忌信殺於成功垓下以後早伏登壇拜將之年矣趙王敖子壻也燕王緡故舊也皆誣殺于謀反樊噲后之外戚也仍恐黨呂氏詔陳平馳斬其頭等而上之太公之羹且願分險很殘忍之所極何事不可爲反

不反惡用辨哉。特不假其名。在信爲無罪。而殺無所因耳。前有勾踐。後有明祖。誅戮功臣之人。屠帝適介。其間如出一轍。張良爲范蠡。劉基湯和。而信與文種。李善長。藍玉。胡惟庸之屬。亡身於戀位。雖然。信即遠引如難解。帝畏忌。何得信帝所幸。遇帝信之。阨荆天棘地。無術至全。悲夫。

周勃王陵論

周勃者。平亂于已然。王陵者。防亂于未然者也。呂東萊謂防于未與之前者。衆人之所易。防于既盛之後者。聖人之所難。嗚呼。此特就事勢言耳。非所論于識見也。何者。防微杜漸。非高明不能。知撥亂反正。亦豪傑所可到也。昔齊威公一匡天下。而諸侯無私爭者。四十載。固已極五霸之盛矣。及身死。而五公子遂亂。夫諸侯之爭。難平也。一家之爭。易防也。威公能平諸侯之爭。而不能防一家之爭。此非能平亂于已然。而不能防亂于未然乎。防亂于未然。而猥以爲衆人之所易得乎哉。如王陵者。可謂守正不阿。其卓識遠見。足以防亂於未然者矣。惜乎周勃未足語此也。呂后臨朝。稱制。欲王諸呂。先問陵。不從。復問勃與陳平。從之。產祿之禍。遂伏於此。夫平之爲人。固不足道。若勃則高帝所

稱可屬大事者也。事莫大於關乎禍亂。爲問諸呂。旣王。尙能免於亂歟。古之大人。弭天下之亂者。不弭于禍亂之旣作。而弭于禍亂之將萌。且不弭于禍亂之將萌。而弭于禍亂之未形。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思患豫防之道也。旣雨而始綢繆。其患將有不可防者矣。假令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安坐。而弭其釁。何呂氏之能爲。乃阿諛曲從。以迎呂后屬大事者。固如是耶。嗟嗟。勃直高帝之罪人。而希榮固寵者也。烏足與陵並語。或曰。勃王諸呂終安劉氏。安得以罪人目之。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是盟也。舉朝之臣宜守之後世子孫。宜守之。奈何言猶在耳。陵守之而勃意亂之也。非高帝之罪人。而何胡氏謂平勃安劉之功。僅足贖王諸呂之罪。豈苛論哉。蓋諸呂不王。則兵權不歸兵權不歸。則禍莫由起。劉氏之安。自若何待勃而安之。產祿之危。劉氏雖曰呂后教之。實勃與平共成之也。成之於始。而挽之於終。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尙得曰功乎。况誅呂安劉事。朱虛侯之力居多。勃之成功。蓋亦天幸。而未可據以爲能也。爲人臣者。以陵之杜漸防微。爲法焉可矣。雖然。勃不惟后是從。奚足見王陵之識之正哉。

史遷嘗從董仲舒游又嘗從孔安國授經攷

史遷嘗從董仲舒游。又嘗從孔安國授經攷。一見史記自序。一見漢書儒林傳。自序載壺遂以孔子何爲作春秋問遷。遷備述聞於董生之義。此可爲從游董仲舒明證。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字。然未詳其從游授經時也。案史公自序。年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間。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漢書文攷之。則元光五年也。遷未仕而游仕于元光。是遷之出遊當在建元時。其從游仲舒與授經安國亦當在建元時。漢書攷證。謂仲舒對策之年。爲建元五年。仲舒既對策。上以爲江都相。則當未對策時。仍博士也。史稱仲舒爲博士。下帷誦。三年目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夫曰學士皆師尊。其從游之衆可知矣。仲舒爲學士師尊。既在建元時。與史公出遊之年。合且仲舒廣川人在今爲山東濟南府長山縣。漢屬信都國。古屬齊國。與史公自序講

業齊魯云云亦合即從安國授經之年並因以而無不合何也安國魯人也史遷講業齊魯出于一時其授經安國與從游仲舒必出于一時確然而無疑則欲知史遷從游仲舒之年但即其奉使西南夷之年推之而自明而授經安國之年又可據從游仲舒之年例之而益信事固有因此而達彼者此類是也

問史記列孔子於世家王安石極力駁之其說當否

世家猶言世族能世其業者之通稱不必專指公侯也秦漢時孔墨并稱司馬遷贊孔子獨尊之曰至聖而列之世家是孟子而後能尊孔子知孔子者遷一人而已而王安石以爲孔子棲棲衰季之世寸柄不持宜列之以傳不宜上儕公侯列世家以自亂其例而抑知不然謂孔子爲布衣耶而孔子曾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大治謂孔子不足當公侯之位耶而何以復稱素王其言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例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固已夫史記體例雖自遷創之而世家之說則孟子發之孟子不云乎陳仲子齊之世家也仲子大夫非公侯也孔子不應列世家仲子獨應稱世家乎安石不敢詆孟

而駿遷自亂其例。例亦何定之有哉。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亦以世家爲稱。與例抵牾。遷豈不知其所以立世家與勝之得稱世家者。以亡秦由勝。首事高祖時。爲勝置守塚三十家。碣血食不絕。此變例也。正例則千古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有才者。以才而世。其家孔子雖生不逢時。封無寸土。而才德并美。玉振金聲。師表萬世。且自子思再望。而孔穿孔鮒之屬。相沿以學術著。至武帝時。而安國尙爲博士。二百餘年間。大儒代起。絡繹相望。視公侯當時。則榮一傳不振者。其相去爲何如乎。安石不察。猶極力非之。其誤孰甚。

張博望班定遠論

中國之于四夷。能制則制之。不能則羈縻之。通之以招其來。開門而揖盜也。盜入于室。禦之無術。室中人危矣。張博望首通西域。世多其鑿空之功。與班定遠而並著。予謂西域不通。亦無後漢時焉。諸夷之禍。定遠之轉戰。絕域博望啓之也。脫令當日者。天生定遠大將之才。震威殊俗。彼五十餘國之西域。窺漢虛實。利漢財物。先後乘機叛亂。

漢事其可開乎。說者曰：匈奴患邊，恃西域爲爪牙。漢苟欲弱匈奴，不能不去其指臂。欲去指臂，不能不結通西域。使之疏而不爲助，是又不然。博望之使，月氏也不能得其要領，後使烏孫亦不得其決。徒舉其地形，所有歸報天子，去方士之無根，神仙之未見，僅二問耳。而天子信之好之，遣使四出，齎操金幣，洋溢荒徼，以輶軒博物之語窮生靈，暴露之患于所謂斷匈奴右臂，招來外臣者，仍渺無實效。丁湖南謂騫逢君之欲內疲中國，外擾諸夷，爲武帝羣臣之罪，魁詎不信哉。若班定遠者，不第出使才抑大將才矣。鄴善禮疏，知因虜使郭恂色動，譬以椽行，密知廣德之狀，逆料兜纒可禽，而龜茲疏勒王廣之僞降，皆察于未著，何其智也。詐召侍胡，立斬巫首，其權變而機警乎。破番辰，下烏即，誅廣汎，遮擊月氏，降莎車，龜茲姑墨溫宿，三十年專功沙漠，強者畏，弱者懷，德胥西域五十五國，削平掃蕩，納貢內屬，立其王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勦業之茂，不當置定遠于衛霍馬援輩下矣。昔武侯自比管樂，後儒以爲過之。定遠投筆嗟歎之日，嘗以效博望立功西域，取侯封爲詞，實則博望非其匹也。雖然，西域不通，閉關自守，地不加闢，中國亦憑從而收外藩之利，哉。罪雖在于當時而功及後世，張博望亦未可盡

非也。

漢亡於黨錮。宋亡於講學。明亡於東林。辨

自來。國家滅亡之故。尙論者。當綜觀大局。察其微機。以爲千古之儆戒。苟執一偏之見。以爲衡。吾未見其當也。紀文達怪漢黨錮。宋講學。明東林諸君子。不善自用。或虛延聲譽。甘蹈危機。或高談性理。轉致謗言。或激揚諷議。醜詆時事。致羣小乘間抵隙。禍以朋黨。國家元氣。因而耗盡。遂以漢宋明亡之罪歸之。其然。奚其然乎。東漢時。閹豎寺人。相繼爲侯。降及靈帝。曹節王甫輩。腐身熏子。專持重權。流毒益甚。天時人事。禍亂已成。而陳蕃李膺之流。進不知退。猶復立三君。俊顧及尉之名。互相標榜。躁言輕舉。伊戚自詒。然小人當國。雖有善者。終無如何。宋明講學諸君子。且不能力抑羣小。以救國家之危亡。而何有於黨錮也。宋之講學。始于伊川。繼其後者。朱子爲最。自元祐黨起。程學以黜。未幾而言者。希蔡京意。力肆詆毀。遂及生徒。高宗時。復詔禁指爲淫邪。孝宗朝。陳賈亦目朱子爲僞學。請詔禁止。至寧宗時。而學禁益急。因是得罪著籍者。凡五十九人。正人君子。網羅幾盡。顧負帝航海。猶進講大學衍義一章。事雖近迂。心何負宋。明東林禍。亦

由講學當其得志。忠賢黨賴以畏憚。迨積不能勝。而清流名士次第戮辱。泊點將錄出。而東林一百八人。按名黜沃。窮治無餘。且毀天下學堂書院。榜黨人姓名示天下矣。逆豎亂政。專與賢爲難。而小人之倖進者。皆病風喪心。附魏闢以得好官。國脉已絕。無救危亡。蓋嘗論之。漢之亡。不亡於黨錮。而亡於曹節。王甫。節甫之亡。漢也不在肆毒靈帝之日。而在鄭衆封侯之時。宋之亡。不亡於講學。而亡於蔡京。蔡京之亡。宋也不在哲宗召用之時。而在安石得志之日。明之亡。不亡於東林。而亡於魏忠賢。忠賢之亡。明也不在熹宗倚任之日。而在王振專權之時。其肇端莫先於成祖之令中官監京營。制東廠。典軍分鎮。刺事尤莫先於遣侯顯等之使外域。何則。漢明宦官干政。自鄭衆侯顯始。宋混古變法。任用奸僻之臣。自安石始。而明之戕害忠良。罪惡彌天。則又自王振之殺劉球。獄薛瑄。枷李時。勉戍李儼。輩始。其端既開。其力漸厚。其假朋黨之名。以傾陷也。千古小人奉爲衣鉢。而漢宋明如出一轍。夫君子與小人角。則君子敗。而小人常勝。試問曹節。蔡京。忠賢之徒。蓄累世之力。以與之爭黨錮。講學東林。即善自用。能必勝。而得志乎。彼既橫行。即無黨錮。講學東林。國可保其不亡乎。吾知黨錮亡。不黨錮亦亡。講學亡。不

講學亦亡東林。林亡不東林亦亡。有黨錮講學。東林亡之禍。尙緩微。黨錮講學。東林則亡之機愈速。如謂禍由激成。彼小人之使爲國家詎不激而即不爲害耶。抑惑之甚矣。

循吏能吏辨

史遷爲循吏列傳。而不及能吏。以余論之。德優於才者爲循吏。才優於德者爲能吏。能吏之治民也。不必盡出於慈仁。而興利除弊。時有愛民之政。循吏之治民也。有時亦隣於猛厲。而火烈水懦。無非愛民之心。道之以德。循吏之以禮。循吏之所欲爲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能吏所優爲矣。秦漢下能吏多。而循吏少。世運陵夷。尙理繁治劇之通材。商周上循吏十。而能吏一。風俗敦龐。多奉職循理之君子。大抵六合安定之後。不可一日無循吏。以厚人心。四海紛擾之餘。不可一日無能吏。以平禍亂。能吏非英君不能。妙其用。循吏遇中主亦克盡其長。何則。循吏近純正。無急功競利之心。可從容以圖治。能吏任才華。多凌厲。囂張之氣。難縛束以成功。然循吏易退。堅直廉正。無所阿避也。能吏易進。英敏幹練。易結主知也。其在聖門。子貢冉有爲能吏。仲弓密子賤爲循吏矣。其在春秋。子產伯玉爲循吏。管子晏平仲爲能吏矣。自漢而下。循吏有傳。能吏雖僅載於北

史然參考可知不足述也。要之循吏務實而能吏近名能吏因才而見德循吏由德以達才推循吏之極至可入賢關極能吏之流弊遂成酷吏如子產列循吏而崇祀先賢鄧都本能臣而竟列酷吏是也德優於才爲循吏才優於德爲能吏是說也雖未必爲千古定論顧循良之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政令煩苛之後治尙寬上下疲玩之餘治尙嚴治風俗敦龐之民利用寬治紀綱廢弛之國利用嚴水懦民玩火烈民畏刀鋸鉄鉞殘眚之固屬殺人之凶器深求之未始非療疾之烏喙唯一以殘刻寡恩出之斯流毒蒼生而申商遂爲天下病諸葛亮王安石之治蜀宋也其迹同而實異者歟蜀典常不肅人紀紊亂之國也劉璋寬柔闇弱其官吏名分妄干人民復以法典爲可伴上下姑息寵之以位位極則僭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亮知之深慮之熟矣以爲名器一日不重則人紀一日不修主權一日不伸則國勢一日不振民氣一日不揚則邦本一日不固舊染一日不去則民德一日不新用以伐魏討賊不可得之數也則欲新其民須自除積習始除積習須自明約束始明約束須

自。立。法。始。立。法。須。自。嚴。刑。賞。始。立。知。恩。爵。加。知。榮。武。鄉。侯。真。濟。時。才。哉。而。王。安。石。者。任。執。拗。鮮。通。之。性。假。託。周。官。漫。圖。富。國。彊。兵。之。計。而。亦。遠。慕。武。侯。之。以。嚴。治。蜀。而。箝。制。其。民。也。然。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役。一。意。剝。削。遣。使。四。出。交。摟。互。噬。其。因。是。以。得。罪。者。前。僵。後。繼。道。路。相。望。幾。於。朝。野。一。空。愁。慘。之。氣。上。薄。雲。霄。而。安。石。方。且。與。呂。惠。卿。蔡。京。之。屬。高。談。周。禮。交。相。引。重。意。氣。自。得。羅。掘。一。世。而。不。疑。烏。虜。周。官。果。有。是。刻。骨。流。血。之。恨。殘。覈。無。理。之。條。哉。直。申。商。法。效。而。尤。之。耳。夫。同。一。嚴。也。武。侯。行。之。出。於。仁。人。救。世。之。苦。心。安。石。遂。奉。爲。流。毒。蒼。生。之。具。仁。與。不。仁。在。心。不。在。迹。蘇。子。瞻。謂。李。斯。之。學。出。於。荀。卿。由。此。觀。之。微。論。荀。學。不。至。亂。天。下。而。李。斯。之。亂。天。下。亦。何。必。學。出。荀。卿。也。不。然。世。以。申。商。學。殃。民。如。安。石。者。多。矣。而。亮。也。何。如。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論

叔。直。子。曰。聖。人。之。智。如。日。賢。人。之。智。如。月。士。人。之。智。如。燭。合。衆。人。之。智。以。爲。智。則。智。不。可。勝。窮。裴。晉。公。之。博。訪。周。諮。可。謂。不。自。有。其。智。足。爲。千。古。宰。相。法。矣。元。和。之。初。藩。鎮。屢。叛。天。下。多。故。淮。西。之。討。師。久。無。功。吳。元。濟。之。擒。雖。緩。在。須。臾。或。亦。指。授。之。失。宜。未。可。知。

也。裴公以一身繫國家重望，寇盜未平，生靈荼毒，宰相之過也。於是因深自引咎之心，發而生虛衷求言之念，即虛衷求言之念，因而結伊人空谷之勞，天下大矣。人材衆矣，深山大澤，具有偉人。漁鹽版築，間亦時寄奇士之跡，以待君相之旁求。招之斯至，患不知所以致之耳。吾聞龍之游也，必於江海鳳之集也，必於梧桐。賢才之來也，必以禮貌。開元禮之門，循吐哺之實，則惠然肯來矣。雖然，求賢若渴者，相臣之盛德，而以人事君。則其職也。招則招矣，見則見矣，何必奏憲宗猜疑之主私第，亦近嫌之地也。脫有以朋黨之說，媒蘖君前者，匪唯於事無濟，而忠國之忱，轉難以自明。智者不爲也。關白而後行之，謹身寡過，收指臂腹心之助，而無李牛黨禍之虞。武鄉侯集思廣益，陸宣公遇事必奏，此其是歟。江海之善下也，故能爲百谷王。有相若此，嚆弗深告不疑，縱言而無忌，矧私第從容暇豫，固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耶。厥後淮西之平，資降將李祐輩之力，雪夜入蔡州，以擒元濟，安知非二三策士相與參贊戎機，密謀勝算者，大抵相臣必具有兼收並蓄之器，乃能成經天緯地之功。逞一己私智，師心自用，以定天下事，其不詒譏覆餗也。幾希。希史稱晉公以身係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年，而獨不詳其所荐舉，意

者當日引嫌不令人知故史從略歟吾固知公必薦賢滿天下其時與參謀議者之必多瑰奇也

唐朝士議區處突厥降衆論

先王辨族類別內外春秋內中國而外四夷狄不可引入中國猶盜賊之不可引入室也誤引之入矣又從而內之誤將益甚唐高祖資突厥之力以取天下及突厥入寇無虛日稱臣不已至欲徙都以避之秦王志滅突厥誓生繫頡利以雪父恥可謂雄矣嗣帝位後彼族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渭水之會二可汗雖惶懼請和俱爲唐臣然史稱己丑三年李靖分道出突厥次年復襲破突厥於定襄則當日仍反覆自若是突厥於唐在高祖爲切齒之恨在太宗則腹心之疾而子孫之憂也幸旣敗之擒之以降其衆已聚而抗之固非造物之仁內而處之尙何華夷之辨乎縱還故土母留中國區處之宜魏徵得之真河北置塞下師古彥博之說皆養癰貽患之道也然太宗卒用彥博策處降衆於幽靈諸州而頓易志滅突厥初衷者何也大抵視戎夷爲不足慮而夸示武功之念生夸示武功之念生則防患未然之意消防患未然之意消防魏徵西晉

前鑒之言不能受而彥博天覆地載誇誕之浮詞得乘而入之傳曰驕不可漸自是太宗文德武功日以退而唐世戎狄之禍基此結社率之夜犯御營詎非天儼華夷維處之失以嚴中外大防耶治之雖疾然亦折衝劉長開之力是賴否則太宗之爲太宗已不可知况再傳至高宗之季迄於元宗數十餘年間突厥叛唐之事史不絕書其不蹈晉五胡覆轍也亦云倖矣嗟乎戎狄豺狼不可近邇以太宗雄武無敵徒以曠處降衆之故猶及身而幾懼不測且貽後患於無窮後世萬國交通管籥盡啓託王者大無外之規開關立約進旣裘卉服詭言異狀之倫而處我腹地踞我要津奪我利權壞我風俗浸假而反客爲主陵侮我百姓迫脅我卿大夫要挾我君上引賊入室居之不疑而舉室之安不爲我害也必不可得之數已先王辨族類別內外春秋內中國而外四夷世有知言者請以此質之而並借唐區處突厥降衆以爲鑒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宰相才論

女主之禍始于漢呂后而烈于唐武嬰武氏才遜于呂后而罪浮之間嘗推原其故二后雖兇惡性成而使之得遂其惡者未始非當時大臣謀斷之不早而紆徐以成之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才。後世以復唐之功歸之。余謂柬之之功洵高于漢劉章仁傑。則一周勃陳平而已矣。平勃苟死，呂后之先安劉之言無由驗。武氏苟不柬之，是用復唐之事，奚以成。平勃賴劉章以誅諸呂，而仁傑必俟柬之以規唐室，名爲待時，而動實則隱忍曲就，苟且自全耳。經曰：當仁不讓於師。傳曰：士各有志。仁傑旣志在復唐矣，志我志也，而讓人以行之，奈之何其不勇也。處已于安而詒人以危，近人情乎？且柬之是時年已七十六矣。八十爲相，旣相之二月，乘武氏疾，舉兵討之，脫令武氏不疾柬之，又老死，試問仁傑復唐之志，更將誰俟耶？攷仁傑爲相，婁師德實薦之，以復唐自任，而武氏始終奪祚，卒未匡復柬之，不負仁傑。仁傑負師德矣。史稱其好面折廷爭，仁傑能薦柬之于爲荊州長史之日，獨不能劾諸武，二張于驕橫，幸之時，所謂面折廷爭者，安在其薦柬之亦聊以塞責耳。姑姪母子之諷，千古重之，而不知李昭德已先言乎。藉曰薦賢，蕭何薦韓信以滅楚，徐庶薦孔明以興漢，李白薦子儀再造唐室，後人不以韓信孔明子儀功歸蕭徐三子，而必強柬之功以歸仁傑，將曹邱笑人矣。夫士君子之與人家國也，成敗利鈍，原難逆睹，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仁傑身居相位，有光復之責之，權見

信重于武后。羣臣能及。又幸有可復之機。度苦衷委曲。所不能挽回者。廣薦賢。能布滿要津。漸分諸武。兵權以反正之。其時人心思唐外之。如英公李敬業。韓王元嘉。那瑒。王冲。越王貞。其人者不一而足。內焉如右將軍李安靜。謀士魏思溫之屬。尤復不少。而同列姚元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暉。李多祚。輩皆一時人傑。既協力與柬之討亂于後。豈仁傑而獨不之助。吾知義旗所指。朝野効順。反周爲唐。轉手間事耳。縱令不能而臣力已竭。亦可告羣后在天之靈。而無愧。乃謀之不臧。當斷不斷。已不自爲徒詒之。以待八旬衰邁。不可知之人。仁傑于此能免春秋之責。備乎抑苟。且以就功名也。觀不承反則死。考掠之對情。眞畢露。君子並其復唐之志。而亦靳之薦柬之一事。詎盡掩貪生之醜耶。而况乎既知柬之宜早薦之。當日者武氏不以欲得佳士問其薦之。耶。其將不薦也。耶。不薦則復唐之功。莫屬待薦于異日。柬之已老死荊州矣。柬之之及行。其志天不絕。唐基命非盡仁傑薦舉之力也。遑論柬之爲相。實得姚元之其人。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云云。居多當仁傑時。仍秋官侍郎耳。僅歸功仁傑。不識置元之于何地。平勃及身以安劉。而仁傑必俟諸柬之。其紆徐以成逆后之惡。同功則有間矣。然而能薦賢以補。

其憾不猶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乎彼蔽賢則仁傑之罪人焉

張仁愿築受降城置烽候論

形勢爲兵家所必爭。斥謀乃行軍之要策。故棄地于敵者。敗而敵情不察者。危。唐中宗時。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乃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滅鎮兵數萬人。邊以救安。案唐書。三受降城。以拂雲爲中城。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直榆林。榆林今陝西都司榆林衛。朔方今甘肅甯夏縣。靈武在甯夏衛城南。即今靈州是。昔人謂地當敵腹。爭地也。亦交地也。兵法曰。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仁愿以爲黃河雖廣。一葦可杭。虜欲南寇。而不就河北堤。其防撤藩籬。而速其入。是自斃也。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則首尾至于敵腹。築三城爲犄角。在戰則爲衝中。擣虛在守則爲堅壁。清野在陳法。則爲常蛇。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我專而敵分也。雖然。地廣防疏。賊猶可乘。置烽候千三百所。斥候謹號。令肅烽大一起。三城遙應。或合力以轟擊。或

分道而追逐烽候。以城爲保障。城藉烽候爲消息。並行不背。相得適均。視前之鍊于防禦。糜費萬億者不侔矣。史稱仁愿與李靖郭元振唐休璟齊名。仁愿築三受降城。休璟謂勞師費功。終爲賊有。則休璟者烏足與仁愿並論也。

宋太祖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論

昔漢武帝嘗欲教霍驃驃讀孫吳兵書。驃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而張睢陽岳武穆亦以不讀古兵法而皆成大功。是書若無益于武臣者。然雖然。兵事天授。居其半。吏治人事。居其全。不讀書而能此。但語于爲將。不可以言爲治。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商子曰。王者之兵。使民怯于邑鬪。而勇于寇戰。荀子王制篇曰。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爲我鬪。是彊者之所以反弱。王霸篇曰。百姓賤之如僇。惡之如鬼。日欲伺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卒。有寇難之事。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議兵篇曰。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彊。不齊者弱。繇此言之。治國可通于治兵。武臣而不讀書。匪唯不足以治國。抑昧治兵之原矣。况天下已定。士卒歸農于此。而置書不讀。微論。赴赴之容不學。無術。暗于吏事。而按劍擊柱。爭

功。囂。然。不。靖。亦。非。自。全。之。道。也。太。祖。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說。者。謂。鑿。唐。藩。鎮。之。失。令。讀。書。知。政。以。折。其。驕。悍。桀。桀。之。氣。愚。竊。以。爲。不。盡。宋。然。之。開。國。也。一。以。文。化。治。術。爲。尚。令。武。臣。讀。書。文。臣。知。州。其。諸。競。競。于。治。國。治。民。之。事。乎。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二。三。武。臣。固。與。定。天。下。者。也。彼。用。命。以。圖。功。名。事。成。而。行。漢。明。猜。忌。之。誅。在。君。爲。寡。恩。任。其。蹈。五。代。方。鎮。之。弊。好。爭。繁。賦。好。殺。苦。刑。委。以。民。事。而。不。疑。在。國。爲。亂。政。寡。恩。非。所。以。處。功。臣。亂。政。曷。成。爲。治。休。矧。石。守。信。輩。旣。非。夙。知。大。義。天。命。旣。定。黃。袍。加。身。之。事。曾。未。必。轉。以。相。教。而。以。之。出。守。大。藩。其。不。解。化。民。成。俗。蔚。爲。文。治。也。必。矣。盡。令。其。置。戈。講。藝。折。節。讀。書。始。以。變。化。氣。質。者。保。全。其。爵。祿。繼。以。通。達。政。事。者。造。福。于。蒼。生。終。且。身。名。俱。泰。長。爲。屏。藩。與。河。山。帶。礪。而。俱。永。傳。曰。有。師。法。者。人。之。大。室。也。令。讀。書。法。古。以。爲。治。太。祖。以。愛。民。之。心。移。而。愛。武。臣。並。且。以。愛。武。臣。者。移。而。爲。愛。民。之。用。烏。虐。仁。矣。觀。干。杯。酒。釋。權。散。禁。兵。而。勛。臣。無。雲。夢。之。疑。雖。所。謂。處。之。得。宜。有。以。服。其。心。向。非。讀。書。知。道。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誰。不。動。七。國。之。變。哉。夫。以。武。臣。而。治。道。宜。有。宋。聖。學。昌。明。如。日。月。之。經。天。而。至。今。爲。賴。也。而。狄。岳。韓。劉。之。以。儒。將。著。更。無。論。已。後。世。武。臣。侵。餉。蝕。額。

視爲故常。一旦遇敵。豕突狼奔。聞聲先潰。責以兵事。且難之爲治之道。云乎哉。

南宋削弱非由議和論

漢與匈奴和。唐與回紇和。北宋與西夏和。和者養晦備戰也。寓戰于和。和將轉爲強。而何有于弱和而苟安。目前斯弱矣。南宋和金國勢日蹙。千古咎之。自時厥后。每遇戰事。不審時事。一以和議爲恥。愚謂和不足恥。和而忘戰。一和再和。以至于無可乞和。則恥矣。南宋削弱。不盡在與金議和。在內之不能堅任。李綱宗澤外之不能信用。岳韓劉張諸人。而使汪黃秦檜輩倒持太阿。逐害忠良。高宗亦不欲還二帝。以和自愚。甘處小朝廷。求活而不恥。使李宗岳韓諸將相之志行。則犁庭掃穴。立滅金人可也。即休兵息民。姑與金和可也。乃高宗旣誤于前。繼統者復迭誤于後。孝宗方倚張魏公如長城。而史浩湯思退得而沮之。寧宗方賴趙汝愚以擁立。而韓侂胄因而竄之。是史湯高宗時之汪黃秦檜韓侂胄。又一汪黃秦檜也。理宗有真德秀魏了翁而不能用。始蔽于史彌遠。繼惑于史嵩之。終失于賈似道。丁大全。而似道尤流毒三世。是兩史賈丁又一汪黃秦檜也。小人當國。君子道消。外侮日偪。而內政不修。當是之時。即不議和。宋亦必弱。宋者。

宋非金也。如謂弱由議和，和始于南宋。漢文帝于匈奴，唐郭汾陽于回紇，姑無論已。北宋之和，西夏、范文正且毅然行之，何咎于南渡也哉。而又况南以後，渡非盡議和也。彼侂胄曾主戰于甯宗之朝，二趙曾挑虜于理宗之世矣。然亦喪師失地，求和不得者，果何說耶。嗟乎，華弱夷強，至今爲極，而議和亦屢矣。天下惟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戰守俱失，屈志求和，策之下，削弱之道也。安樂基于憂患，大難即以中興，有天下之責者，幸及時修明政刑，以漢唐北宋寓戰于和爲法，而毋蹈南宋覆轍乎。

徽宗約金伐遼而北宋陷於金，理宗助元滅金而南宋亡於元，今外交政策或主

聯俄拒英或主聯英拒俄論

北宋之金遼南宋之元金一今之俄英也。徽宗知遼爲邊患而不知金尤腹心之疾。理宗知金爲隱禍而不知元尤子孫之憂。約金伐遼助元伐金前門驅虎後門進狼。識者知其不可，况驅狼進虎乎。虎狼胥爲人害，虎猛難制，害益烈，知狼噬人矣。而於虎忽之，忽之不已，更從而引之，近之，肉食參養之，嗚呼，愚矣。夫俄虎也，英狼也，虎宜防，狼亦宜防。虎狼均宜防，聯俄聯英均非計。然虎狼並遇，善獵者必先虎而後狼，不得已而策

濟變其拒俄之尤。亟乎聯俄拒英。則徽理約金助元覆車矣。欲審今先察古。以宋証今。以北南宋之金元証俄以遼金証英得失之理。無煩龜著奈何。宋君臣已誤今聯俄聯英之各主偏勝而亦再誤也。攷北宋南宋有遼金。猶中國之有藩籬。金元與遼金世仇。猶猛虎之限陷阱。藩籬固則堂奧安。陷阱隔則獸跡遠。徽宗惑童貫蔡京之邪說。約金西取燕雲。傾天下之力。得七空城。遼未亡幾。而粘沒喝之軍直逼京城。北宋以陷。元使王楫來議同伐金。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理宗不納趙范諫。遣使報謝。元許俟成功。以河南王地歸。乃三京新復。蒙古兵南下。金滅而南宋隨之。自撤藩籬。誰填陷阱。而引賊入室。任猛虎磨牙吮血咆哮而食人肉也。善哉。金主之言曰。宋謀國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必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亦爲彼也。是言也。匪特理宗之良藥。北宋徽宗苟識此意。其不約遼伐金也。審矣。雖然。宋往矣。今耿耿虎視其欲逐逐者。首爲中國患者。非俄乎。自大彼得開拓邊疆。歷代秘遠交近攻之宗旨。注目中原。英人力保土耳其。塞進兵亞州之東道。俄界毗連黑龍江。不得志於黑海。折而取償於西伯利亞。頓鐵路成矣。朝發兵木司冠夕

至燕遼。山川之際。頓爲坦途。其庚子一役。踞東三省之兵。稽遲至今不盡撤。要挾萬端。奪我利權。並軍政吏治。亦嘗試而漸侵之。既迫我以難堪之事。兵燹之開。曷能終忍。獨力不可以扛鼎。地球強國英實。當之助呼。將伯舍英。其誰且英。以三島制五洲。屬地滿天下。國富兵強。昔扼拿坡崙霸歐。今執牛耳。俄欲擾遼。東英不讓其坐。大潛師躡其後。一出而中國轉危爲安。今士夫悟曩日李文忠恭忠親王李文正翁師傳聯俄之非。追亡羊於歧路。歸而聯英以補牢。急濟然眉聯之誠是矣。然虎食人。狼亦食人。虎去狼存。可安居而無恙乎。如遂以爲無恙也。恙至而扁鵲不爲功矣。俄旣當拒而謂英爲可親焉。詎不繆哉。吾聞之呂東萊曰。爲國之道。當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爲重。未有不窮者。孟子稱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鄭忽辭齊昏。亦以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爲詞。極而言之。六國連衡。尙不足拒秦。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何有于英也。哉。然則徼理當日。即不約金伐遼。即不助元滅金。味發憤脩政之道。寇至無日。北南宋即不阨於金元。亦必爲遼金而陷。亡之嗟乎。前車之鑒。後事之師也。今人哀宋。勿令後人哀。今人中國。庶有豸乎。

滇邊形勝今昔不同試舉歷代控制之方輿地險易之勢博稽圖籍以籌邊備

論

滇省南界越南北毘西藏西南接緬甸筦籥盡啓重門洞開居今日而論形勢惡有所謂邊哉法踞越南英奪緬甸並闕後藏近俄人潛通藏使虎狼吞噬大肆野心乘間抵隙亦時有窺伺全藏之勢以極瘠至僻之滇而與數大國爲隣居今日而籌制變惡有所謂備哉雖然設險守國王公之遺規有備無患古今之至言洵富汗達浪施地不及滇省三府之大曾力拒強敵以自全商子曰弱國貴守又曰四戰之國貴守戰又曰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軍者其國危又曰邊利盡歸于農者其國強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任不畏疆暴德明教行則得民之死力而黔首皆防兵也比閩即營壘也堂閩即關隘也區區山川之形勢何足云而又况形勢之間古今不同未可膠執哉王思訓曰滇南形勢左繞金沙右界瀾滄昔人又謂雲南有三要害東南接交趾老撾諸夷以元臨爲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永順騰越爲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爲扼塞此三要也門戶有四一曰古路自邛雅建昌渡金沙入姚安白崖即古路也

又有東路西路間路。此四路也。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蔽。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東以曲靖爲關。以霑益爲蔽。此爲四關。歷代控制之方。惟蜀漢以攻心爲上。七擒孟獲。南人慄天威。不復再反。得上策。東漢馬伏波銅標。鈇柱。震撼而歸。南人建祠。歲祀。奉以爲神。而禱之。得中策。明初傅友德率師攻大理。沐英遣別將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抵下關。繞道出點蒼山。策馬渡河。斬關而入。拔大理城。後分軍上取鶴慶。略麗江。下金齒。南人帖服。嗣王驥三征麓川。得失參半。得下策。蒙段竊據南沼。唐天寶中。李宓以十萬師。喪于龍尾關。損威不武。見輕南人。與宋元同無策焉。若夫輿地之險夷。滄海桑田。風雲變幻。按圖籍而稽之。廬山眞面目。不可得已。廼者。英人畫界而守野人山。以外悉非吾有。緬甸之鐵路。已由蠻暮新街。孟拱以達于保山。之麻里壩。法界。偪于普廣兩府之間。近安南。鐵路規模已成。行將三節。進修由河口。逕達省垣。西藏與印度接壤。英之鐵路。已由印達大吉。嶺得寸則寸久。眛爲籠中物。今更益以俄羅斯陰謀其事。俄急而英緩。其禍俄淺而英深。三邊交涉。日棘。一旦外人以邊務與我爲難。輿地之險。旣夷爲坦。途而兵力復苦。其不給。登五華以瞰六詔。禍機

之發其何以禦邊備之籌是亦有心人所難已也備之道其在聯土司以固藩籬與團練以供指臂儲將材以備干城講製造以儲軍實至本務之急尤在廣設學堂使民人具普通之智識知滅種之慘禍發愛國之思想而清吏治整軍政亦其要素管子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上注意于是則民從而效著縱強弱衆寡勢有不敵然人守以兵力我守以民心人戰以有形之兵我戰以無兵形之民上下一心堅持定力惡在邊備之果無策也

選將論上

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數十萬家。兩軍相望。血薄肉飛。驅父子昆弟。肝腦塗地。暴骸骨于疆場。以爭一日之勝負。士卒死生。社稷存亡。胥繫于將軍之手。孫子曰。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即以此知勝負。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顧不重哉。潛夫論勸將篇曰。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定非常之事。淮南子兵略訓曰。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

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繇此言之。將有上中下三等明矣。下將。儂軍事。上將。不世出。不獲乎。上將以求中中將難。萬全又不能不高其識。懸其格。以待上將。選將奈何。曰。將才與器大小不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此之謂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場。長于劒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于小戰。勇于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于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于下。信義

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然欲選之。必先知之。知有未逮。選何由當。經曰。知人則哲。傳曰。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誠有如六韜所云。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澁澁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恍忽忽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形勢虛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知之之道。厥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之外。又有七術。八證傳自太公。七術得之孔明。然七術之言。全襲八證。文異。旨同。余讀兵書。亦多矣。太公六韜言皆龜鑑。選將之法。無逾于此。吳子論將語焉不詳。不足擇也。

選將論中

難者曰。今五洲萬國。火器日新。砲林鎗雨。發即命中。挾是橫行海外。砲則有格林。阿姆

斯脫郎。克虜伯。列低毒。麥克沁快砲等。槍則有新舊毛瑟。小口徑毛瑟。九響精槍。林明敦。曼里夏。曼里秋。無煙等鎗。海戰則鐵甲兵輪。陸戰則火車鐵路。一旦有事。朝發夕至。芻粟如飛而來。將軍從天而下。而且測量圖繪。彈擊之遠近有準。險要如指掌。之瞭。起孫吳司馬尉繚頗牧爲將帥。亦不能以血肉而摧鋒鏑。居今日而言選將。前說其陳腐未可用乎。曰。選將之法。雖變。而將選之必于其才。其器。與所以知之之術。則變也。而不能盡易。試徵泰西。泰西之選將也。由武備學堂。堂分爲三等。小學堂。教弁目。中學堂。教武官。大學堂。教統領。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盡其用。講堂如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製造之法。營陣攻守轉運之要。及槍砲機簧理法。槍砲諸件用法。子彈引信藥力理法。子彈引信各件用法。操場功課。如槍砲隊。馬隊。營壘工程隊。行軍隊。打槍靶砲靶操。行軍砲台。行軍電線。行軍早雷。試演測量。演習體操等事。寓選于教。人才之多寡。由于此。然同此學術。而淺深異同。此造就而作用異同。此措施而神明變化。與夫才略器識之大小。又異。兵論道出入鬼神。未可膠執。學堂者。可以造中將。上將。天授不專恃人力。中國兵事之敗。敗于千

無孫吳輩以爲將尤在不早設海陸軍學校非盡器械運用之咎也即以泰西選將論苟選舉不參以太公之八証能保其悉當乎

選將論下

然則上將不數覲學堂即設中將又非一時能造就滇今者粵邊游匪滋蔓坐大日形猖獗以倉猝招募之兵將非其人所謂驅市人而教之戰宜其望風股栗豕突狼奔棄利器以資敵也則欲勤游匪須作士氣欲作士氣首在選將議者曰宜亟召宿將滇宿將澗謝久矣間存一二皆岑襄勤鷹犬爪牙之餘又坐擁銅山粉白黛綠者交煽左右侈心日大暮氣已深揣其志願亦已酣足再任以事恐成事不足而詒誤有餘宿將安可恃也中國命將後智勇而先官級淮陰登壇一軍皆驚積習之重自漢已然或曰宜遣二三品武職大員統帥庶壯聲威夫才力不以職分定優劣賊匪未必因官尊而退懾才果稱職與選宜已若亦衆人空名安恃大抵趨避太熟專工酬應未可授以兵事而自來破敵衝鋒擐旗斬將半屬不深世故之人至出慮伐謀料敵制勝又必任諸智略權變之材雖然奇才不易得其用之也亦與尋常異昔漢高之干樊噲每勝增其爵

級。其于韓信。一用即拜大將。其故安在資格之說。所以待中人而國士不受其束縛也。然當窮蹙困頓。或陰于耕釣。或隄于屠狗。或濶于戎行。或幽于漁鹽。版築卑官而未秩。偶抒抱負。謂胷有甲兵十萬。足橫行醜虜。滅茲朝食。聽者將掩口胡盧。不謂其大言欺世。即訾其譎語。病狂而信者。其誰嗟乎。以韓信之奇才。幸遇知人善任之漢高。滕公言之而不信。蕭何薦之而不用矣。且曰。吾爲公以爲將。韓信世或有滕公。蕭何不再見。故雖有殺賊致果之才。終窮愁老死。而不以大將顯也。彼操選政者。曰。無將才。無將才不祥之言。雖語以知人之術。亦糖粕棄之而不能用何也。貴耳賤目。資格固之也。

拿破崙論

天生拿破崙。所以開五洲變法之局也。然兵禍之烈。亦以拿破崙而導其先。聲法皇拿破崙者。幼而好武。及長。值法國民變。爲衆推戴。因挾其勇悍之氣。取埃及。服意大利。攻破奧斯馬加。殲西。殲葡。敗普。敗比。其它如和蘭。如丹墨。如瑞士。如巴哇利亞。如殺克生。如漢落非。大小各國等。所向披靡。歐西震動。彼以一勁卒。而能赫赫如是。亦一代人傑矣。而惜乎有勇而無謀也。方伐俄之際。軍威甚盛。俄皇聞諜而慙。危若累卵。似可戰勝。

攻克矣。乃勇于鬪力而昧于鬪智。躁進輕取。兵機屢誤。坐使六十萬貔貅之衆。鼓衰力罄。矢竭絃絕。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穴。一敗塗地。幾于隻輪不返。當是時也。法兵不死于火。即死于水于饑寒。號哭之聲。上薄重霄。天地爲愁。草木萋悲。愴心傷日。不可言狀。敗衄而後。不自養鋒蓄銳。厚培國脉。徐竢機宜。驟復收合。餘燼湔前。恥因而扼其前英。擣其虛普。奧瑞典乘其後。再戰再敗。再拘海島。身以不免。爲天下笑。有心人不惜其死之慘。而責其窮兵黷武。啟後世戕生害民之端。雖殺其軀。而不足文其過也。間嘗論之。拿破崙之失。在知進而不知退。當飛麗欄之戰。俄師大敗。至是蓋七勝各國矣。苟席全勝之勢。爲填撫百姓之計。與各國休兵息民。相安于無事。厚待屬地。務結其心。陽和俄羅斯乘隙再圖。伐英。英敗。則俄不能獨支頰。瞰歐洲一統之局。不難脩定。奈何暴不能忍。過事剽切。逞淫威。兒戲干戈。草菅民命。日自取覆亡也。宮花冷落。禁樹婆娑。偶凝眸于希利納島。海水蒼茫。山雲黯淡。末路之悲。誰其使之。雖然。興學校。酌賦稅。定律例。變選舉。治軍旅。修城疏。河築石路。以通車道。講工業。以安游民。西史稱其立法。公行政善。整頓庶務。修改常規。興利除弊。知無不爲。又稱其改變新法。各國多效之。數

十年間歐洲之興日盛。一日皆拿坡崙之功。拿坡崙其功首罪魁哉。

問泰西賦稅數倍中國取之不怨行之不擾其故安在

君徵賦稅於民。民出賦稅以奉上。國無論中外。其常經一也。薄賦稅則民樂。而法易行。厚歛橫征。即弊絕風清。已不堪其苦。民無論智愚。其常情同也。乃泰西賦稅之重。取之行之。不見怨擾者何哉。財不患取。患無以生。取不患重。患非所用。且取與用之數。患上在君下。不在民。而在于中飽。若生之之數。浮於取之之數。則財常有餘。其取其重。又適爲民用。則踴躍以供國課。法得其人。中飽杜消。滴歸公。西民之不怨取爲其用。以廣生財之路而已矣。西法之不擾制度。善奉薪厚賞。罰明行之無弊而已矣。攷泰西賦稅。無人不征。無物不征。無事不征。凡大小賈販。樹蓄蓄牧。漁獵匠作。官商律師。教師。婚嫁僱役。皆須領票準充。謂之準票稅。商賈合夥有券。出入貨有券。發收銀有券。析產領產有券。買地賣地有券。皆由官驗明蓋印。兩稅之而後行。謂之印票稅。富室畜車馬犬亦稅。珍異古玩。賭具。煙酒茶葉稅尤重。雖各國間有小異。而繁苛實同。校之中國。仁暴霄壤焉。顧以民之財。還用之民。一切學堂爲民也。各種善堂爲民也。立新政行新法爲民也。

興大利除大弊爲民也。教無不備，養無不周，無事無時，不爲民，即無事無時不取民。財既多取，民不得不重，民知財爲己用也，故多取之而不爲虐。準票印票之法，購票抵稅，輕重多寡，章程明定，大衆咸知，以票證物，但防私漏，吏不得而浮收，蒙混侵蝕也。議院報館均通下情，吏朝擾犯國，暮通知財方入囊，嚴法立至，民知稅則差等各有限制也。則擾無可擾，吏知法不可逃，而議員報章之伺其旁也。故擾無敢擾，泰西以商立國，海關稅則入重出輕，亦既保業以暢其銷路矣。而鐵路海輪便易，其轉輸郵政電報靈通，其消息教工藝製造以培其本，削金鎊紙幣以使其用，置公司銀行以厚其力，興賽會行日報並派員游歷考察以占其先，機設商律商情商平商稅之司與保險之局以體恤無微不至，虞疏失則衛以兵船防欺壓則護以領事貿易虧折則官理之帳務倒歇則官究之而又財賦出入維均，庫無藏，歲收款項預算結算列表通諭公爾忘私，國家無纖介欺誣之心，而黎民受無窮保艾之福，感且不暇，怨於何有。其行法不擾尤弭怨無形者矣。嗟乎！中國地大物博，何所不有，賦稅之薄，朝廷厚待斯民者亦已至矣。徒以生財之道未盡一聽其自生自死，自養自長而不加經理於其間，正賦則淫

耗倍於額。征稅釐則報銷多於呈解。上未獲什一之利。民已備極其騷擾。怨聲即不作。然貧弱難掩。蓋已捉襟見肘矣。有匡救之責者。其亦效西國之以取爲予而法求其善乎。

泰西諸國致富強之政實與周禮隱合試詳甄緝引申其說

今天下動言富強矣。言富強而動言變法矣。變法而動言仿倣泰西諸國矣。以爲彼海國者萃千萬人之才智。力積數百年之堅忍。力萬靈風雨聚會精神。洩苞符之秘。奇洗乾坤之簡陋。富強于工商。富強于兵農。富強于學。無不精。教無不備。因而成煥然一新之政。天地無權鬼神不測。庸安知實淵源于我中國之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迹。古政書也。管子師其制而齊以昌。海國行其法而國以富強。中國惟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至于厲民階亂。自是法爲世病。士大夫遂箝口結舌。不敢再言周禮矣。今變法不曰法古之是以去今之非。而曰法泰西諸國知外國而不知有周禮。數典忘祖。其陋實甚。而狃于守舊者。又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夏于夷。嗟乎。西洋之見諸施行者。果自伊作古哉。抑周禮法耳。外國以法周禮爲能。而中國乃恥法之日。挾一中西畛域之見。

橫亘于霄中而不之破不起而詳加甄緝引申其說人向我背人得我失人駸駸度驕而前我騰乎其後貧富強弱之殊形既捉襟見肘而難掩迷不知返天下事尙可爲乎謂予不信請讀周禮而並舉泰西諸國新法以爲証海國之富強也以商以兵實樞紐于工而以學然工之興也發端于算學妙用于化學裁成于重學周禮會計即算學之鼻祖也飭材煉金凝土即化學之權輿也權之以砥其輕重之侔則動靜重學之嚆矢也其司徒所言從一器而工聚則海國賽會場濫觴矣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則海國農家化學基礎矣兵如比閭黨族之類非海國常備續備後備等制所由昉乎農如以土會之濃辨五地物生之類非海國種植樹畜新理所由悟乎海國所作僞物皆察其與原質相同以人工補天工者乃得取牌售世又用肆長之法分別其相邇相遠而直揭其名未嘗以僞亂眞即周禮司市禁靡物胥師掌平貨賄察詐僞遺義保業之名即周禮買師之法勸工場之制即周禮司市上旌于思次以令市支流海國異產入口必屯諸關棧即周禮治市之政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其于市也。買師定其價。然後令市。是關棧。未嘗非周制也。周官曰。詢事之朝。小司徒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之。謀及衆庶。其諸海國。議院萌芽。歟。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疢者。迨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醫事。以制其食。其諸海國醫院規模。歟。媒氏掌萬民之判。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其諸海國議婚。憑官立証書名。先導。歟。巡捕之設。實原周禮之虞衡。司礦有官。何異周禮之泮人。海國賦無定額。率以今歲所入量來歲所出損益之。猶有周禮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物之用。以逆邦國賦之意焉。海國文不得兼武。職武可爲文。官刑不及冲幼。罪不加老旌。猶有周禮文武合一。老稚有赦之風焉。修除道路。有專員。本周禮之有野廬氏也。保護商賈。有專官。本周禮之有候人也。聘問慶弔。有駐紮之領事。考察商務。地利有游歷之委員。本周禮之有大小行人也。其它振興學校。修治河渠。講求畜牧。關繫教養之事。之隱合周禮者。尤指不勝屈。凡此者。皆周禮陳迹。周公所以致太平而賓四夷者也。傳曰。禮失求野天。旣以周禮遺制。假手西洋而精研之。擴充之日。新月異而神明變化之窮。高極深。因端竟委。釐然井然。皜皜然鑿鑿然。確知所以然。管仲知其理而不盡其效。劉歆王安石。

知其效而不通其理。彼西人者好學深思，各明一義，自附于老聃、鄰子之外，合而將我。周公致太平之書，推行盡利以膺此上下五千年之景運，光氣大通，秘無可秘，流傳以至于中國。是天欲以周公之制還之中國也。天欲還之而我深閉固距，逞小慧私智，執拗攘臂以與之爭強，謂海國富強之政不宜中土而疑之，是疑周禮也。疑周禮是疑周公也。夫亡羊補牢，雖屬已遲，臨渴掘井，猶嫌未晚。東西洋既着鞭先我矣，儻不及時發憤修明周禮，一旦彼族挾其富強以遠來犯我，恐禍心怒開，鴉也取子虎也，噬人歐風。亞爾慘淡逼來，倨傲之害可勝道哉。思之思之，惟大聲疾呼，舉海國治術之實與周禮隱合者，正告之庶幾神州學子知中國秦漢後日即退化而周禮之良法美意已掃蕩無存，急宜吸取西國文明而復吾固有焉。異日者學制大備，融中西爲一爐，才財俱不可勝用，將富冠全球，強撻五洲，宇內大一統之宏規，舍中國黃帝神明之胄莫屬焉。詎不懿哉。

泰西商務出口稅輕入口稅重，所以防利源外溢也。且董以商會平以商律輔以銀行以故商務日興，中國自互市以來利權漸失。

朝廷特設商部政訂商約應如何妥籌抵制之方以收利權而裕度策

烏庫今日之天下其商戰之天下乎間嘗縱觀萬國之新史橫覽五洲之大勢而歎地球全肩胛以商務爲命脈萬彙千品爭奇競豔日出其壘國獨登之術不糜一餉不勞一師指揮而空人之國又嘗乘舟南游大江北渡黃河驅車越燕趙秦晉齊梁魯宋楚衛間見鐵路縱橫邊要輪船震蕩神州海水飛揚靈光激射繁要津闡闢羅列舉禹貢職方山海爾雅博物志所未有稷契不能記公輸不能巧者胥陸離光怪炫人眼目其近者或來自東瀛其遠者或聚自西洋爭先恐後勢如連雞棲我中原間之則曰其君王能以稅則出輕入重恤彼商人出輕則成本不貴國商之獲利滋多入重則物直過昂國民之購異物者少利源不外溢也且董以商會兵輪護之力旣雄厚操縱自如也平以商律各國律例輕重不同譯而斟酌損益之有違守杜奸欺也輔以銀行轉運靈通取携自便不仰人鼻息也經營慘淡體會入微以故商情日鬯商務日興其間執萬商牛耳橫行四海獨擅利權者首英吉利次美次德次俄次法次西荷意比瑞典葡葡牙之屬日本躍起東方振興工藝力培商本商務之盛且將勃俄西諸國而上南徐馬

建忠曰。通商而出口。貨溢于進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貨等于進口者。亦利通商而進口。貨溢于出口者。不利中國。開關互市六十餘年于茲矣。地大物博。通商非盡失計也。徒以工藝未講。外洋入口貨皆機器所成。中國出口貨率地土所產。火輪舟車數既。晨星衛商。恤商之政。復事事讓人。當道光時。情形膜隔。又誤將稅則載入約章。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嗣曹紀澤以日使密商。共議同時換約。亟欲乘機改定。而總署昧于操縱。卒未果。行西貨之入中國。凡食用所需。皆免稅不徵。他貨除入口一正稅。子口稅外。三聯票任意暢行。充牧內地千金之堤。潰于蟻穴九州之鉄鑄。成大錯。江海橫流。國計民生。兩受其困。以歷年通商表計之利權之失。奚翅萬億今。

朝廷特設商部。改訂商約。誠商務轉移一大樞紐也。惟閉關之國。天下大利在農。交通之國。天下大利在工。工者商之本。生人利用之源。無工是無商也。抵制之方。當以整頓工藝爲第一。要義整頓工藝。又當以多遣聰穎子弟留學外洋。分習工藝。各專科爲第一。要義次則令各省考取性近于藝者。咨送湖北江蘇津滬廣東各製造場。認真造就。就學成仿西制。給以証書。分布各省任用。重其薪金。優其體制。使不以爲鄙賤而避之。

中日同洲培本。竊意即以日之振興工藝探商務之原爲法可也。夫日以區區三島。猶能以勸工通商。傑然于數大國之間。西人至以東方英國目之。矧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夥。有不駕馭海國者。哉。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轉移風會。如響應聲。果其併心壹意。極力講求。則中國多出一分之貨。即外洋少獲一分之利。而中國工商轉多得一分之生計。即國家多獲一分之賦稅。尙何度支不裕之虞哉。安得深明大畧之君子而與挽日下之江河也。

西人精研農學。列爲專科。中國地廣民稠。宜設農學。勸墾荒。采用西法。講求樹藝。

蓄牧爲殖民阜財至計。

西人于兵戰商戰之外。又有農戰。昔商鞅治秦。亦以農戰。霸讀墾草二十。令整齊。嚴明臚列。精詳實導。西法樹藝蓄牧之先聲。管子立政篇亦云。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匏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商子算地篇曰。民勝其地務開。又曰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故爲國之數。務

在墾草。又曰地出于利。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中國重農。最講農學。神農后稷。以還許行實農家之鉅子。紹其學者。爲陳相陳辛。而春秋時之荷篠丈人。又農學派之先河也。其在政界中。如李悝。如鼂錯。輩皆主張重農之有勢力者。雖專書絕然。少然齊民要術。農政全書之類。其爲功于農。殆非淺鮮矣。近西人精研農學。列爲專科。其直觀教授。也有圖畫。有標本。有模型。有肥料。有益農。害農。鳥虫類。諸陳列品。其實地練習。也有農業試驗場。萬方嘉種具焉。其爲學校也。有初等小學。高等小學。有中等。有專門。此主實行者也。其理論者。由尋常小學。入高等小學校。隨入中學校。由中學而高等。而大學。而大學院。皆各有專科。雖各國制度。不無歧異。要其層累而上之階級。則同我國農業學校。既未設立。其耕耘收穫。參用機器諸新法。尙不必刻意追摹者。大抵外洋地狹。民稀。人工騰貴。故資以機器之力。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中國地廣。民稠。田野膏腴。但使知培養之方。勤種植之職。地利克盡。已足耕三而餘九。惟西北多棄地之嫌。墾荒樹。孰更宜加意于東南。而畜牧之利。則西北宜之。續富國策。謂法德奧意諸國。其國之大利。皆

在于農。又稱法以葡萄富。意以蠶桑富。美以木棉富。奧以材木富。近俄羅斯則以畜牧富。其在中國也。楚富以材木。江浙富以蠶桑。閩富以茶菸。樟腦。粵富以果品。香木。蜀富以竹木藥材。東三省富以畜牧。燕豫秦晉西北諸省。果如近人條陳養民事宜。踴研求葡萄釀酒。廣牧六畜之說。其爲富當不減。東南絲茶矣。農學之設。其可緩哉。惟墾荒以興水利爲益。爲今之計。宜取水利富國說于濱。滄海則多開港灌。以通潮。逼近江湖則廣濬溝渠。以引水泉源。所在則築塘蓄洩。勿使一瀉而無餘。曠土太多。則鑿井深通。亦可吸之。而不竭。高原苦旱。則翻以龍尾之聯車。下隄多露。則吸以鱗騰之碎石。法兼中西前賢所陳。實爲要策。水利旣興。農事聿修。種樹之利。茶桑葡萄。外如竹如樟。如橡竹之爲物。用途實廣。種以造紙。則爲利甚厚也。樟質最貴。種而參化學。以熬腦。壓成象牙。則利莫與京也。橡皮爲用至廣。中國所產。以滇邊爲夥。非膠非漆。而伸縮自如。西人所謂凸凹力者是。種以製爲象皮。則利不可勝窮也。畜牧則西北宜馬羊駱駝。東南宜馬牛羊。德人花之安。察知樹木能吸土膏。爛沙石。細根入地。礪礪可變爲膏腹。且長林之內。自致甘霖。則種樹兼有益于農田也。植物之放出者養氣。收入者炭氣。以糞

壅植物之根。斯得助而肥。則畜牧兼資。用于農田也。然則殖民阜財。以收農戰之利。意者此其庶幾乎。采諸家說。而爲望雲課雨之儔。策芻蕘之猷。來自田間。當不爲農家者流笑也。

兵強固在器利。然將帥非人。利器無用。泰西水陸將弁。出自學堂。故將皆知兵。兵皆有學。其練將之法。若何稱名將者。幾人宜仿其良法。實力整頓。武備學堂。以儲將才。而蒐軍實。

保國衛民者。兵也。摧堅破銳者。器也。指揮三軍。臨敵制勝者。將也。器者。兵之命。兵者。將之命。將者。兵之司命。驅市人而戮之。戰有兵。與無兵等。執鈍矢而撻堅甲。有器與無器等。遣愚將而禦狡寇。有將與無將等。故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士卒不練。以將予敵。君不擇將。以國予敵。孫子兵言。千古龜鑑也。顧兵強尤須器利。器利不如將賢。兵強器利。將賢則攻無不破。戰無不克。士氣百倍。勇厲無前。望大帥之旗鼓。聽中軍之號令。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入鎗林。礮雨中。摧枯拉朽。旁若無人。而要取必于平日之訓練。中國練兵之法。不能用于今日矣。而練將之制。尤缺。間嘗于風后握奇經。太公六韜。孫吳尉繚

子。司馬法。黃石公心書。諸葛武侯素書。諸兵法。以迄管商荀卿淮南子潛夫論。之凡涉兵事者。靡不觀覽。下而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之類。亦粗事涉獵。從未有及于練將者。有之。則自泰西武備學堂始。案堂分三等。小學堂教弁目。中學堂教武官。大學堂教統領。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盡其用。講堂如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製造之法。營陣攻守轉運之要。暨槍砲機管理法。槍砲諸件用法。子彈引信約力理法。子彈引信各件用法。操場功課。如槍砲隊。馬隊。營壘工程。隊。行軍隊。打槍靶砲靶操。行軍操。行軍電線。行軍旱雷。試演測量。演習体操等法。此爲泰西教練兵將良法之確証。將皆知兵。兵皆有學。其所由來者。漸矣。西國以名將著者。在法。皇拿坡崙第一窮兵。歐洲時法有瑪孫納英。則有菲利孫。惠靈吞。普有捕營車。子在魯意拿坡崙。摧折意大利時意。則有嘉富。洱嘉禮。巴地在普法。構兵時。德則有毛奇。畢士麥。亦以名相而兼大將才。美人拒英。時美則有華盛頓。其後立以爲總統。重其功也。南北花旗之戰。南人則有李提督。北人則有細爾。蠻馬。思瀉。禮丹。馬克。賴蘭。中國咸同間。洪逆之亂。西將助戰成功者。英則有戈登。美則有格蘭。德。格蘭。德者。南北花旗交。

戰時立大功者也。之數將者固不盡出于學堂。然功績之茂光耀西史矣。方今萬國交通。泰西水陸師學堂林立。戰術日奇。火器日新。尙武競勝。殺運終開。弭兵之說已成。欺人我中國九邊之筭篇已啓。四維之門戶洞開。宿將凋謝。戰具臨楛。火輪舟車事事遜人。亟宜乘暇仿彼良法。修我軍政。廣建水陸師學堂于大小行省。振刷精神。銳意整頓。明賞罰。嚴黜陟。節可省之財力。儲有用之將才。務使謀臣如兩猛將。如雲軍實之多。之利。媿于泰西轉弱爲強在此一舉。自古迄今惡有幅員數萬里。人民四百兆而畏人者哉。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智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尙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交外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鑛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爲最急。

信矣哉。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今日之世局。非戰勝於學。不足以圖存也。茫茫大地。競爭

之運其原動力發始於歐洲轉戰突進盤若旋風突忽叱咤漸徧於地球今乃愈轉愈劇移戈東向萬馬齊力相率而注我中華而我以不學無術輩當之宜臆乎其後事交受其困學堂之設其救時之良策平吾聞古之善強其國者先強其民善強其民者先富其民善用其富強之民者先教其民今

朝廷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爲宗旨轉貧弱爲富強在此一舉矣雖然人才之盛衰實業之廢興恒與國民之良否爲比例如寒暑針之與空氣然分秒無所差忒毫釐不能假借焉蓋國之有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一二代表人以爲助動者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代表人而強多數之國民以爲助動者其事鮮不敗體育智育德育之教不先入於國民微論風氣不開驟與變通農工商礦新法新理新器之事在在驚疑阻撓末由收富國利民之效即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務亦難於得人何者人才由國民而出天下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多而不能出特達智慧之人亦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少而能出特達智慧之人者東西名國之所以能致富強以學制由普通而專門學堂之設多者至八九萬所少亦四五萬無事無學無人不學學有

定年。書有定本。凡所以美人性質長人志趣。潛人識見。導人材藝者。靡不畢具。其精者。各擅才能。粗亦具知。夫門徑通常。智慧之人。多富強之程度。遂日進而不可思議。夫以天賦之聰明而論。中人豈必讓於西洋日本哉。然變法以圖富強。數年於茲矣。而人才之缺乏。如故。實業之消縮。如故。則以國民頑固。乏通常智慧之人。故也。竊以爲學堂今務之急。當以陶鑄國民爲第一要義。造就人才。次之振興實業。又次之蓋聚民而成國。國爲民之一大社會。民則國之命脈也。不有民安有國。有國而不教養其民。則國不國。雖有人才。無所設施。尙有所謂實業耶。且英之得美也。以國民美之抗英也。以國民近杜蘭斯哇。非律賓。叢爾。彈丸八年血戰。而英美鋒爲之頓。舵爲之轉者。亦以國民日本區區三島一翔而位列一等。尤非國民尙武精神。團結不爲功。繇此言之。是天下之極有力而最可貴者。莫國民若矣。中國人民四百兆。仿西制。無論男女六七歲。皆須入學校。於以培養其善良之德。激發其忠愛之心。技能足以自養。知識備其必需。所謂通常之智慧。則固有之矣。然後擇其尤傑者。升京師大學堂。分政治。法律。理財。外交。暨農工商礦諸學。各專一門而造就之。庶人才輩出。前之學者。既足備任使。以宏濟艱難。後之繼

者更給繹而不可勝用以之圖富何富不致以之圖強何強不得人才溢於任使之外實業自振興而靡有窮期學堂之設也其宜注重國民乎國民乎其求無負陶鑄乎吾得而進一解曰變法不在形質之髣髴而在真意之彌綸西學不在剽竊其皮毛而在實得其體用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蓋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

證明其事

烏虜世運至此其機械變詐日益新奇而不可究詰耶昔之非其利而有之也曰奪曰攘今則不居攘奪之名而巧其計謀矣昔之非其利而取之也蓄怨蓄禍今則混乎禍怨之迹而令人感報矣昔之非其利而爭之也以戰以兵今則不事兵戰之甚而假以仁義矣昔之圖人利也顯今之圖人利也微昔之專人利也使人知而備之今之專人利也使人親而引之闕前古所未有而別立一新法以爲優勝劣敗之公例西人對外交政策洵機詐敢謂予不信請徵諸俄羅斯之於波蘭攷西史一千六七百年間波國歐洲雄國也既而內政不修君民上下習於疲玩在官諸臣貪惰失職民亂毛起不能

自救。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俄命甘斯臨爲駐波公使。大出金帛以賂波。於是廷臣有倚俄之心。甚至百姓欲爲俄民者過半。後波亂。乞兵於俄以遏寇。俄託保全土地之名。盡易其廷臣而代治之。一千七百七十二年。遂與奧布等國三分其地。而有之其證。一再徵諸英吉利之於土耳其。其俄羅斯歷代已來。恒欲得土之肯思丹。及沿海諸隘。英忌俄得其地。恐爲歐洲患。且隱利其海權也。爲置兵保護其土地。土與俄戰。英屢助焉。嗣愈戰愈劇。土不能支。歐洲各國宰相會於德之柏靈。共議其事。英取地中海之雪補螺。蠟島。並土所管之亞細亞洲地。亦以英爲保護。主而坐收其利益。其證二。再徵諸英吉利之於印度。英之得印度也。雖以商會。然西史稱印王之尙未屬於英者。英爲代治其民。人又稱梅鎖之西。將瀕西海。有馬喇叭省。其王初本怨英。逮恐鄰王之侵軼。折而求英。人爲保護。主印又有武德國者。隸入商局。垂五十年。史稱英王親其王如子弟。遇有危機。必設法保護。因能屹然自立。不爲鄰邦所侵犯。夫曰代治曰保護。則保全其土地之謂也。今權利悉爲所有。而國隨之矣。其證三。他如保埃及保琉球。保暹羅。保安南朝鮮。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而要以射利爲歸。大抵保全之事。在強而大者有實獲之名譽。而

爲所保者。即在不能自主之列。否則國非其國。烏用而爲是保全哉。直干預耳。夫立國既非半主。雖事勢窮蹙。苟有一成。一放。即不應受人保護。靦顏以託於宇下。其爲人保護。而居之不疑者。奇辱當與斯陵等。凡獨立之邦。慎及時發憤。修政擴張。自有之主權。以盡應有之義務。而爲完全無缺之國焉。雖弱必強矣。世有以聯強大帝國。而依以爲固者。吾願與一覽波斯諸國覆轍也。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于千餘員。遂失財政裁判

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利弊。

客卿之於人國。損多而益少。然不得已而用之。當使彼爲我用。不當使我爲彼用。可用以分任。不可用以獨任。尤不可舉財賦。出入之政。裁判是非之權。授以柄。久假而不歸。日本當明治前。閉關自守。高言尊攘。將軍專擅。日皇守府。國弱政敝。幾爲五洲所不齒。睦仁繼位。憤大權之旁落。內訌數起。而英法俄美荷之國。復兵輪交錯。接踵要挾。於是削大將軍權。廢封建。銳意變法。革內政。講外交。軍制從德。商務效英。學校師美。毅然延五洲名士。襄贊壹是。凡受聘而至者。多至四百餘人。名賢薈集。國事鼎新。乃酌分爲十

部。舉兵刑戶教商農海防宮禁郵政內外務等職。而分列之。各部皆設尙書等官。而總其成者。略如中國軍機處之制。上下一心。力求進步。明治五年四月。日皇復親詣教部所屬之新大書院。內有上等學生二百五十名。聘外國名師二十人。爲教習數年間。學校林立。人才輩出。用能舉新法利國之政次第施行。積焉而改泰西治外法權。更各國和約入萬國之公法。而位列一等變輿之速說者。謂任用客卿所致。而不知日皇酷慕大彼得之所爲。勵精圖治。賞罰明之功。振興學校之力。非盡客卿也。如謂用客卿遂足強國。則自來用客卿之多。莫埃及若矣。而國以不振。抑又何也。案西史。埃及自蘇彝士河開通後。始借債於外國。自是因年遞增。有歐人爲埃及顧問官。說以富國之哲理。歷增新債如初。是爲埃及任用客卿之始。土耳其者。埃及之上國也。慮爲後患。屢加禁止。埃及不聽。曾幾何時。財政掃地無餘。一千八百七十四五年。英國領事。迫埃及王聘長於理財之美人爲顧問官矣。寢假而各國領事。迫埃及王設立財政局。以英法兩國人爲局長矣。寢假以外人監督歲入管鐵道掌關稅而財權全外溢矣。寢假而歐人訟埃及裁判於歐人司理之會審法院矣。其極也。埃及財賦全歸外人。直以英法人爲政府。久且

全。國。官。吏。歐。人。在。位。者。至。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之。多。而。國。不。可。爲。矣。夫。日。埃。俱。用。客。卿。其。得。失。利。弊。懸。若。霄。壤。者。客。卿。爲。日。用。埃。爲。客。卿。用。也。日。以。客。卿。分。隸。各。部。爲。幫。辦。埃。則。不。能。自。主。而。舉。國。以。授。之。也。財。賦。出。入。裁。判。是。非。客。卿。不。能。擅。日。本。之。權。埃。之。客。卿。反。客。爲。主。久。假。而。不。歸。也。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易。曰。履。霜。堅。冰。至。嗚。呼。可。以。鑒。矣。

去害馬說

莊子徐無鬼以牧馬喻爲天下。惟去其害馬者。言止除害更無相加之法也。夫爲天下而有害天下之物之事之人三者有一不除不治聖王知其然也。故舜誅四兇禹治洪水驅蛇龍益烈山澤逐禽獸舉所以害天下者一朝而除之洵亟已馬則何害而牧之者必欲去之耶。或氣質不馴驚寵驕嘶或奔蹏地跌覆車詒憂。又或羸弱疲乏不堪任重而致遠去之不力將以敗類。昔朱虛侯之詠田也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卜式之牧羊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凡以惡其害苗害羊也馬既有害曷爲而不去嗟乎馬特小焉者爾童子且不以其小而忽之而姑息之天下事不有大于害馬者乎去害馬者而馬安童子得牧馬道矣而牧馬之術止此矣牧馬

可通于牧民操除害之權者。儻優柔養之而坐。令其滋累焉。幾何不爲童子笑也。

李筱雲蟬雪集序 代劉景帥

昔人謂蘇長公兼通禪理。故其文蕩。其詩亦如之。然蘇子生平。貴賤險夷。履之如一。遇可以爲民請命者。一往無纖介顧忌。則又得諸釋老。一死生解外膠之力不少也。儒果善用禪。禪何負於儒哉。筱雲州佐。出所箸蟬雪集求序于予。觀其詩。幽元澹渺。好爲釋老言。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故常有情于物而常能無情于物。有情無情。乃能解外膠。一死生不必沈空窈冥。清虛寂滅。雖終其身于富貴利達之中。而超然之趣。靜謐之懷。自不爲得喪窮通所動大哉。

世宗憲皇帝之言曰。果能了脫生死。則忠必眞忠。孝必眞孝。筱雲勉乎哉。筱雲之詩。洵不免于蕩矣。且不逮蘇矣。而心之不落有無。宜有與蘇子同。益世用者。爰筆而爲之序。堂之相識。則又在詩之外也。

哭外姑氏周宜人文

維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子壻楊覲東。聞訃之次日。揮淚銜悲。爲文遙寄於 誥封宜人外姑氏章母周宜人之柩前。而哭之曰。於戲。何造物之不仁。至于此極乎。今年七

月。覲因事入都。姑體健神爽。步履康勝。齒髮未衰。以爲期頤可徵。妻子有賴。覲亦得遨遊如志。求尺蠖之伸。而以養母者。養姑也。十二月十九日夜。突接電訃。而姑氏竟震實一日。維時肝膽俱裂。慟不成聲。於戲。何造物之不仁。至于此極乎。伏維姑氏巾幗丈夫。持經好施。而又青年苦節。備極孤寒。當先外舅之殂于山東也。旣無舅姑。終鮮伯叔。抱呱呱女兒。孤寄滇垣。死守十一年。致書叔外舅。割純學承祀。甘餘載。撫女扶兒。度日如歲。遭家之不造。可謂極矣。今雖女嫁男昏于先外舅之靈。洵無所愧。然伯姊喪匹。弟初成立。次女亦新孀于覲。爲世詬厲。家計之艱辛。與時事之拂逆。刻無安適。宜乎勞瘁于前者。亦可逸豫于後矣。不圖纖福莫享。終始憂患。時耶。命耶。運耶。善者殞。而惡者壽。果修短有數耶。抑報施之柄。倒持而未可信耶。茫茫世宙。我欲搔首而問青天。覲也。髻齡喪母。萬狀單寒。往歲先君見背。又聞訃客路。含殮莫親。無父無母。已難釋終天巨恨于萬一。迺賢姑之遭天方予之旋從奪之已矣。乎覲受恩深矣。將何所報乎。叩別。姑泣而言曰。而妻依我。而子依我。而自重勿我。虞而自立勿我。貧而成名。速歸吾日夜。冀而以娛我也。覲泣而志之。不敢忘。道出鎮遠。至漢口。至京。姑屢入。

夢迢遙萬里書凡十上回論闕如問安電訊亦稽遲而不復一片心旌懸搖欲墜十二月初吉烏啼客舍聲悲而長聆而惡之又夜夢一姥衣青衣近佛家服似姑而瘦踞床與語而去幻耶真耶姑魂是耶否耶患何病耶爲醫所誤耶抑念覲之甚憂悶鬱懔以終耶抑阨于數而應術數家推步之言耶姑抱無涯之感覲亦飲江海之恨雖然吾姑氏一生齋心今仙果佛諦具証化身獨姑子純學尙待扶持持覲遠游未歸姑女亦無人暫賴猝然永訣詎不忍歟於戲哀哉姑音容邈矣迴憶臨歧時揮淚給覲資斧屬覲告命並長往而難再矣曾不識蓋棺時拭目以盼覲歸否九京而下固知姑氏之不能瞑目矣覲禮宜歸葬乃身不從心然而痛矣茲電屬姑女鬻釵環殯姑覲轉瞬歸來終當偕純學歸姑柩于先人之兆然後唯其所願誓不敢久留于客以傷姑靈祝覲祖母今年八十四矣夔鑠者且如此瓦霜風燭其迫人之憂患更當何如也傳曰天有遠形無極不反姑望覲厚矣其佑覲以如所望耶其然也耶其不然也耶

先考行述

求志軒文稿

嗚乎。先君之不可復侍者六年於茲矣。失怙已來。南北犇馳。略無甯歲。而其中之軫軻。潦倒。幾阨。瀕於死地者。亦難堪矣。無父何怙。痛其有極哉。願先君邈矣。覲之。不獲揚名顯親。亦已矣。儻並使先君嘉言善行。日久而愈忘。是重不孝之擧。而益之也。覲其敢乎。先君諱大文。字斐章。一字雲溪。先世江南上元人。始祖天榮公。游滇。遂籍永昌焉。三徙而居郡之蒲縹。且耕且讀。科名亦鮮。至高王父春茂公。以農事起家。樂善好施。賓客日盛。漸有名。曾王父譽髦公。芳秀。豪邁。有古人風。昆弟五人。以次列膠庠。遂顯嚮儒業。王父蓬萊公。臺。剛毅多大節。婁試輒躓。遇師友禮意愈益。隆有丈夫子五。先君其長子也。先君清姿勁骨。疏髯身長八尺。聲如洪鐘。舉止端凝。議論峻切。年十八。徧誦經史。諸子百家。言然不喜。章句學。獨愛孫子十三篇。咸同間。杜逆據大理。將偪永。外王父周華軒司馬。編團護梓。佐之。既賊益猖獗。執難孤立。外王父率兵之蜀。先君以事羈於家。時同邑王協戎。春元。亦聚鄉團數千人。聘先君授以兵事。因出奇制勝。期年而施甸官乃山。龍陵等處悉平。後郡城克復。例得叙功。保薦。王公問所欲。先君驟然曰。盡力桑梓職耳。功固不敢居也。况又功不在僕。迺者。

與協戎重見太平。幸父母妻子皆無恙。足矢王公知。先君不能強。而心沒其功。又不
可。因養爲薦之大府。奏予同知職銜。同治十一年。中外肅清。天子復命學臣取
士。是歲與先叔父大經同補弟子員。先君不樂仕。進閉戶課子孫。逸興所至。輒肆
志田園。以自娛。每賓客自四方來。盤餐款留。竟驩而罷。而於世事弗問也。先君事親
孝。奉養以志。先王父阨時。恩怨皆報之。與諸叔分產。盡挈膏腴。予而取其最下者。與
之。等終其身。相友愛。重慈安之治家。以儉樸嚴肅爲主門內。無詬厲嬉戲。聲子弟
冠履不整。不敢見。鞠立慄然。承問而後言。居恒布衣。蔬食一介不輕取。然遇冠喪婚祭
之不瞻者。必酌情誼之親疏而量力以助。先君性剛直。不爲威勢。惕接物以誠。人有
過。面責無稍避。其純謹勤業之子弟。則又稱道不置也。以故人樂先君取善之寬。而
並忘攻過之嚴。先君才氣過人。在軍中。服其能。退處於家。歛智自韜。晦郡中。以爲
賢言之官。官吏亦旣聞先君之方正也。時以郡事重。先君率堅謝不受。其關繫
重鉅者。偶與焉。然排難解紛。得先君一言而立止。終不能以此見辭於鄉人。先君
疾惡如仇。遇志行卑污。羣趨辟。弗與言。不則厲聲唾罵。而後止。嘗誠覲東兄弟曰。士先

器。識。而。後。文。藝。苟。立。身。植。已。無。慙。於。夙。夜。雖。不。免。窮。困。庸。何。傷。若。徒。有。其。表。縱。釣。弋。功。名。無。益。也。吾。鄉。自。兵。燹。餘。燼。老。成。彫。謝。士。大。夫。不。以。廉。隅。砥。礪。而。博。一。第。進。一。階。者。匪。以。詞。章。相。誇。耀。即。夤。緣。奔。競。以。營。私。吾。甚。恨。之。又。曰。立。志。宜。大。爲。學。宜。恒。境。順。宜。歛。境。逆。宜。忍。又。曰。見。事。貴。有。識。臨。事。貴。有。膽。幹。事。貴。有。才。三。者。備。矣。又。必。攝。之。以。敬。慎。而。始。濟。蓋。慎。則。不。敗。怠。則。多。失。武。侯。王。佐。才。而。其。自。信。不。過。曰。先。帝。知。臣。謹。慎。而。已。詩。曰。尙。慎。旃。哉。兒。其。識。之。今。已。矣。冀。先。君。一。言。之。發。蒙。不。可。得。矣。念。先。君。少。嘗。艱。苦。壯。歷。戎。馬。旋。處。憂。患。戚。戚。無。一。日。安。觀。東。應。鄉。舉。連。遭。擯。斥。家。業。日。益。落。辛。卯。下。第。奉。命。留。省。就。學。方。期。努。力。進。取。稍。慰。庭。幃。無。何。子。未。歸。而。親。先。逝。矣。嗚。乎。痛。哉。如。覲。者。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先。君。生。於。道。光。十。五。年。乙。未。閏。六。月。二十。一。日。子。時。卒。於。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九。元。配。前。母。例。贈。宜人。國。學。生。馮。公。敏。長。女。先。先。君。二十。七。年。卒。繼。配。例。贈。宜人。處。士。李。公。芳。女。先。先。君。二十四。年。卒。繼。配。例。贈。宜人。處。士。陳。公。國。柱。女。先。先。君。二十。年。卒。子。七。長。輝。庭。次。耀。庭。皆。未。娶。歿。前。母。馮。氏。出。次。即。親。東。次。光。庭。煥。庭。均。幼。歿。繼。母。陳。氏。出。次。震。東。毓。東。再。繼。母。張。氏。

出。即以其年之十二月初二日。葬于楊家山祖塋之次。是日也。四方來弔者數百千人。相與咨嗟。太息曰。我有急。楊公濟我。我有子。弟楊公教之。俾無諄於理。公往矣。我何倚。嗚呼。先君在時。覲東既未能承一日之歡。而又病未親醫藥。歿未逮含殮。不孝如覲東。已萬死不足贖矣。玆復落拓辱行。重傷厥考心。是覲東有生之年。皆負皇之日。又惡能蒙面泚筆爲先君述乎。而兢兢焉詳著于篇者。欲使後人知前代修齊之要有所觀感而興起焉。且仰竢巨鄉鴻儒表而章之。而先君賴以不朽云。

先外姑周宜人傳

宜人。知貴州都勻府周公景益之孫女。父祖。母氏熊。宜人其弟四女也。親蚤逝。倚叔父爲生。活遭時變。故家愈貧。操井臼。女紅以度日。尙苦不給。宜人安之。若素。泰然也。年十九。歸奉政大夫保山章公錄。將嫁。而夫病篤。幾不治。叔父母憂甚。宜人揮淚而前曰。從一而終。女道之常。如不諱。請以死殉。未幾。病霍然。遂嬾焉。章公元配。知四川納溪縣。同里吳公嗣伯女也。宜人既嬾之明年。避滇亂。隨夫之吳公任所。越六歲。亂平。章公應鄉舉。挈以俱歸。吳公壘留之。且曰。自若來。吾有女。而無女矣。今不

可留終無女以依吾也。語畢而泣。其兒愛如此。突酉。章公舉孝廉。試於禮部。宜人出釵珥以助。春闈報罷。以軍功知縣覲引。籤分山西。路出東阿。縣令吳竹侯。故戚也。以閨卷暫留。遂疾不起。訃至。長女五齡次纔三歲。嗷嗷待哺。朝不謀夕。慘慟之至。死而復甦。兩次吞金。旣殉身而未得苟延殘喘。又生機之頓絕。家園千里。顧問其誰而荒涼四壁。猶寄寓于人以蔽風雨。一身兩女以外無長物。宜人於此蓋校荼蓼而益苦矣。成服後。李少白直刺。惠賻百金。益感方助。得白金一百九十。廼買宅自居。而以餘居人。資川李少白者。章公總角交。且長女舅也。而同里劉景韓中丞亦以世戚。故同時周濟。宜人勤儉。苦節。夜不張鏡。映月光。雪色藉供鍼刺者。幾于三年。而補葺破屋。殘窗。悉躬帥兩女及婢。爲之。演俗好佛。信禪。謂諷經可禳災而補過。多出賞倩人代誦者。宜人乘女紅之暇。於家隨爲諷誦。稍稍賴。撫育自傷。無子。祖宗禋祀。靡所適承。因命姪純學。妣續當萬難之家。計課子成名。女嫁男昏。畢母乃事其用心爲何如也。顧宜人雖刻苦。嘗樂善好施。遇修治寺廟橋梁等事。胥爲贊成。內姪女某。貧乏不能自存。納而衣食之。匝歲。宗女孫父死。母嫁。窮無所歸。亦撫養以至於成。其寄居有負租累年。反多

方從爲補救者。如于江西劉節婦。並棄租而憐恤加厚。蓋宜人仁義性成。慷慨之氣。雄于鬚眉。又備歷艱辛。繇死而生。故人困猶已。蘇鮒唯恐其不及。即力不能爲。猶代呼。將伯而後安。宅有薄券。成周轉。予人質貸之需。下而釵環。輒展戚友以緩急。感者受者。指不勝屈。宜人殆所謂巾幗丈夫者。非耶。知不祇冰霜勵志。見節孝之難能也。宜人卒于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戌時。即以其年。葬于母族鳴鳳山塋次。距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戌時。享年四十八。後年餘。置吏上節事於朝。得旨。建坊入祠。子純學。附生。女二。長適監生李世名。次適覲東。贊曰。宜人苦節二十一年。純學以親支入繼。愛逾己出。今宗族鄉里能道之。宜求盡子職。酬慰母心。奈何生未養志。葬不成禮。詎報施之說。果不足信耶。抑命也歟。命則難知矣。

讀韓宜人遇變節略書後

死。人所必有也。亦數也。處決無可生之勢。存截然必死之心。而卒以神明呵護。出九死於一生。在宜人求死不得。固甚怪隱。救其死者爲多。事願循理之正矣。而數未終極。

亦事之所不可爭也。鈞之乎數也。宜人出自名門。深知禮義。當平昔從容言婦人生亂世。脫有急難。舍死外無他道。其矢志之貞。正蚤已處置明決。毅然其不可奪矣。既隨建侯師之邱北。任所不幸。而有游匪之變。邱北故隣師宗羅平。毗連寶甯。有間道通粵之西林。游匪出沒處也。夙號難治。歲光緒戊戌。匪潛圖寶甯。嘯聚伏莽。逸竄師宗羅平間。當是時。憑堅城而警困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以無城無兵軍械不備之邱北。當游匪數百千之衆。蔽遮四鄰。沮遏其勢。匪踪。佈密詐稱馮軍。變出倉皇。其何以禦賊。既劫奪官署。死亡踵繼。宜人覓夫不得。又痛弟及子。胥遇害。罵賊激怒。速求死所耳。乃不死於賊槍。不死於賊刃。不死於自刎。與仰藥。瀕死者數絕。而復甦。儻所謂神明呵護。非耶。抑數未終。極理不得而勝之耶。然宜人之屢求死。所以審於義而循理之正耳。循理在人而數操自天。則宜人之至今撫創痕。嗚咽流涕。又何必以當日求死不得爲憾哉。癸卯覲東。舉於鄉。出建侯師門下。得讀其繼配韓宜人遇變節畧。而謹綴數語於此。後之君子。可以覽焉。

先祖妣行述

祖妣同邑周公希瑾之女也。母氏石。性貞靜。而有禮。年十九歸。先王父蓬萊公家故貧。以教育族里子弟爲天職。歲入束修。每不給。祖妣操井臼。女紅以佐之。祖妣于曾王父已不及見。既歸之三年。曾王母年且七十六矣。垂老多病。臥牀者歲餘。祖妣親侍醫藥。司溷器洗濯無稍怠。奉養愉愉。得曾王母心然。卒以精力就衰不治。至是家益貧。祖妣之經紀家政。躋辛日加劇。王父性剛方。遇拂意。盛怒。或因事感憤鬱。祖妣輒紆徐婉轉。多方規勸。務期于納。而後已。居久之。先君昆弟漸長成。家困稍蘇。而祖妣之勤儉生計。一如曩時。事咸豐歲已已。先王父棄世。是時先君與先叔父大年皆成立。兩姑母亦已遺孀。惟先叔父大經。四叔父大綱尙少。祖妣于先君昆弟輩。悉依王父存時。規則以儉樸嚴肅爲主。咸豐末年。杜文秀據大理。永郡回匪應之。亂日滋。先君爲保護桑梓計。應同邑王協戎春元聘。投筆投戎。先叔父大經亦仗劍相隨。祖妣戒之曰。王君起兵討賊。義也。以義始者。當以義終。今生靈塗炭。年餘于茲矣。火人廬舍。劫人財物。擄人妻女。孤人父子。賊之來也。謹轉徙溝壑。以避之。今日望官兵明日望官兵。及

其既至其爲暴仍與賊無擇而生靈之轉徙溝壑謹避自若也吾聞王君驍勇冠一時賊遇之輒敗獨其兵無紀律若規而因勢利用之賊不足平也先君與叔謹受命已而王君果以功名終而先君亦則名膺懋賞事詳先君行述中先祖妣嚴于待女而遇婦則寬又滇俗好佛信禳祥晚年來有以持齋奉佛進者祖妣謝之曰吾淡泊明素何異常齋祭祀竭誠安所奉佛也里中聚族而居者六十餘家吾族實占多數祖妣素爲族里所敬重齒又最尊人有過媿々勸戒之而並引鄉先輩遺事暨里人之賢者爲引導遇人困難則視緩急親疏而量力補助其它修橋治道等事亦如之家非殷實而先祖妣頗以樂善好施聞于邑先祖妣精神矍鑠年九十餘耳目聰明步履康健每訓廸子孫暇喜弄針刺縫紉賓客來則往往爲孫婦孫女輩折授烹飪家人婦子不敢以瑣屑累固清頤養祖妣驟然曰吾閒居無事藉以消遣耳不覺其苦也卯起午就寢既昏則息近二十年以爲常終生不御皮裘以先王父所缺陷也子五人先君居長次叔父大年次叔父大經與先君同歲補文武弟子員皆先先祖妣卒次叔父大綱國學生五叔早殤女二長姑母適郭君

有智。次適楊君文彩。孫男十三。長輝庭。次耀庭。皆故。次覲東。癸卯舉人。次震東。附生。次應東。府經歷。次毓東。次秀東。均業儒。餘幼殤。先二叔三叔俱無嗣。三叔以族兄深承繼。孫女六。長適國學生楊秉程。次適附生彭蘭。次適千總段林。次適附生方序。次以二姑母無子。養爲己女。次未字。重孫男四。長乘時。次榮時。次名時。次匡時。皆幼讀。重孫女二。先祖妣卒于光緒三十年甲辰正月初一日。距生于嘉慶十八年癸酉八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三。先是。先祖妣于癸卯十月。病牀于狀。自覲東鄉試後。歸家省視。由散而聚。心境稍慰。病體爲減。未幾于十一月十八九日間。病忽沉重。扶坐中庭。家人環跪而泣者兩次。己而復甦。吾叔率覲東輩。時侍醫藥。衣不解帶。旬日而痊愈。飲食起居。雖未如恆。然病固治矣。斯時也。戚友以赴禮部試相促者。日有所聞。饜餽之不能却。至四百餘家。祖妣一夕召覲東曰。汝王父屢試。輒躓。今叨祖宗蔭。伴博一第。彌汝王父憾。不可不覆試。汝其行矣。覲東默然有頃。祖妣復訓示如前。覲東見病体之已愈也。遂受命于臘月杪。啓程保山距汴。七千有餘里。家書往還。動以數月。寸私懸搖。窃不知祖妣果否健全。嗣劉筱軒孝廉于癸卯臘月跋自里來。

詢之則曰無恙也。春闈報罷。電詢陳崑山師方伯。及奉復。而有派赴日本肄習速成師範之命。私自欣慰。以爲吾祖妣果無恙。今雖春秋高邁。一轉瞬即歸。滇徭處英法危若朝露。不及時起圖挽救。廬墓且不保。何有于家。此行此志亦祖妣所心許也。疇意生離之日。即是死別之時。稟辭未匝月而祖妣已棄養乎。嗚呼痛哉。覲東三歲喪母。先君久在戎馬之中。兵燹浩劫。歲避徙者數。又幼弱多病。賴祖妣輔育以殄餘生。誠有如李宓所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者。覲東八年于外。奉養久虧。身爲承重。今當大事。又棲止海外。祖妣于覲東有異常之恩。而覲東無涓埃之報。祖妣年近期願。豈不知病新愈而精神未復。豈不知徒以一念之差。貽恨終天。今雖追悔其何能及。不孝之罪罄竹難書矣。乃猶蒙面泚筆爲先祖妣述者。不敢冀天下後世。追覲東之罪。冀大人先生知吾祖妣之嘉言懿行。或據實矜賜。以傳而表彰之。先祖妣得賴以不朽焉。則覲東所禱所銘感者也。

上復吳楚生夫子書

正月跋。奉讀手示。並譚子傳述口諭百餘言。教以進德之方。處世之道。感激之至。至於

涕零。觀本凡鄙。而又入世粗淺。茫無知識。近年來所遇愈窮。而氣愈激。故動輒而得咎。曩在京。蒙時賜鉞砭。自謂病根稍去矣。不虞違教。數月而愈過叢生。如此而不改。將何自逃於今之世哉。雖然。爲世所宜。抑有難焉。無脂韋之骨。不足以悅人。無柔媚之色。不足以處人。無巧言甘辭。不足以動人。無兼金厚幣。不足以交人。天下惟富貴可以睥睨。一世獨至窮困之士。庸人孺子皆得凌侮之。而出其上。今觀無此四者。而貿以直道行乎。其間不來人毀。何待哉。然毀觀於夫子之前者。率皆曰某傲耳。狂耳。夫貧賤而敢傲人。不猶愈於詔耶。子曰。狂者進取。觀自問。未必能狂耳。果狂矣。聖人猶取焉。於觀何傷。昌黎謂謗之所至。名亦隨之。又曰。呼之爲牛者。應之爲牛。呼之爲馬者。應之爲馬。循名而論。則毀觀於夫子之前者。譽觀者也。就物情而論。則羣聲洶洶。衆口噴噴。猶嬰兒之啼呼。鳥獸之鳴號也。就世態而論。君子在下。則多謗。小人在下。則多譽。觀以窮餓空乏之身。不善下人。毀固其所也。脫不窮不餓不空不乏。則毀觀於夫子之前者。必轉其謠詠之口。曰某不狂不傲其狂也。傲也。其骨力坦直。爲之而不足。爲累也。雖然。狂傲皆病也。與其傲而慢。曷若恭而禮。與其狂而肆。曷若謙以和。彼求全之毀者。何德

於觀曲爲此藥石之投不去淨病根不止乎。夫子以觀爲可教。辱書以誨其愚。敢不書紳勒銘。爲身心性命之助乎。觀勉矣。觀從事於茲矣。悔過內訟。或者其庶幾與。

上李少白姻丈書

客有自江南來者。言嫻丈投簪解組。退居江甯。摒世務。絕物情。閉戶課孫。唯植花種竹。日自娛。暇輒爲詩。每有得意。輒牛飲而僵。醉是樂也。觀聆而羨之。今海內洶洶。國家多事。其躁于自進者。固不惜彝援。日求售。而坐擁虛位者。流亦時固。寵希榮。垂老不肯釋手。趨羶擊爵。尙矣。嫻丈知足不辱。信扁舟日嬉游。匪進維時之君子。惡能若是也。且江甯之地。有孫楚酒樓。周顛草堂。焉其句曲。東廬兩山。則嚴子陵。陶宏景所結廬處也。高人逸士。恒隱居。子此嫻丈來止是邦。登治城之故址。其有悠然高世之想乎。杏花村距城不遠。餅尊告罄。或亦出紫綺裘。日換酒耶。至若泛舟九曲之渚。乘犢鍾山之下一遊。一豫流連忘反。又隱君子與時偕行所必然。歸田之樂。當不止如客云云也。觀改應北闌。依然下第。展轉計竭。乃游梁謁景帥。日代謀。俟力能挈眷。當從嫻丈于大江之南。相與釣水遊山。撲此塵俗。人生貴適。志須富貴。何時。况觀者半生迂拙。富貴場中。實無

見長之處。縱時局艱危。靡所安息。而弭亂錯兵。自有名公。卿出智力。日善其後。吾儕杞人。安用此憂天爲也。

答趙湘舉孝廉書

辱書。莊誦再過。迴戀反側。曠若覆面。其極意解勉處。尤感一腔篤愛之氣。斐聲纏綿。菴結弗限。嗟乎。世俗之交。勢傾則絕。利盡則散。曠觀往事。古今同悲。鴛下自許。世已來。親戚故舊。無一通問。彊與之書。亦不答。竊疑重自屏棄。爲仁人君子不齒矣。不圖足下。追念夙驩。意氣懃懃。懇懇。若以解僕者。爲僕惜。並以譽僕者。爲僕勉也。語曰。患難識交情。如足下者。可多得哉。可多得哉。堂李令光舒之橫肆貪酷也。密罔疊施賂賄。公行賤人。脂膏寡人。妻女赭衣。滿道冤鬼。夜哭奸宄。助虐中飽。自餌口實。而縮頸顰眉之徒。又夥所顧忌。莫敢誰何。編氓重足。而立側目。而師媿汚吏。如豺虎而投北。無計。僕與二三同志。弗忍眠。無辜蒼赤。痛遭荼毒。迺持其贓柄。西見張公。爲民請命。旣而臺吏。褒許貪汚。被劾斯時也。陽氣申于上。陰氣伏于下。天地爲之清竇。父老爲之驩頌。先憂後樂。道其兆行。奈何郡守挾嫌。畫灰計毒。誣者方信。而信者又因以誣。矣。然對吏抗言。岷疆不塞。

權奸魄。觀聽驚奇。卒之縱遊宇宙。橫攬山川。期年之間。仍復舊物。縣令落職。以幽死。聽守暴刑於鬼門羣小。伏法天罔弗漏。匹夫之威于焉亦赫。至微眇矜領。發難伊始。蚤等敵。屢矧我失我得。已無復恨。彼窮達有命。天之所興。癘毒難傷。湯氏之子。今與骨俱朽矣。維是作嫁依人。進退無據。仰未能望。遂重闡。俛不足蓄。養妻子。鄔邑之至。未堪思服。蒼蒼者。其有意。阨人耶。何奇禍。奇窮畢萃於藐躬也。若翁龍鍾矍鑠。乃兄清德重望。爛耀蜀西。乞假歸養。得母。羶名器。土糞。龍耶。是必寓忠於孝。而姑有所待爾。今海內洵需才。孔亟足下。夙負偉略。願早出山林。一雪空談之讖。以爲快吁。君在滇西。我來江南。水湄山巔。良久無緣。對酒酣詡。當在何時也。

上劉景韓中丞言兵事書

頃聞三門灣事。意人疆索不遂。用兵迫脅。電旨決計于戰。以張國威。中丞臨制閩外。遣將籌策。焦勞實甚。觀猥荷青垂。有日弗敢以越俎之嫌。自安緘默。謹貢愚計。唯中丞俯覽焉。請先言敵情。茲有偵探某。自三門灣歸者。據言。意人僅停有兵輪一艘。現已開往吳松。竊料意人此舉。不過襲去年冬法。人故智。未必果於戰也。當法人之索我四明。

公所及十六浦等地也。曾以兵輪二艘。進泊下關。連日測量水勢。並貫注槍砲彈藥。而聲稱必戰矣。迨劉峴帥檄調長江水師將領。授以戰守之策。堤防日加嚴。法人見我軍屹然不動。未可啗。又恐阻長江商務。於是停輪兩月而去。今意大利蕞爾小國。越人之境。而遠來犯我。亦虛張聲勢。藉以要挾耳。然防之則不得不力。焉。案浙省長江既在境外。浙西之壤。無以自固。浙東之險。亦不足恃。錢塘江之水。波濤浩瀚。雖可扼要。然祇爲境內自守之地。不足爲邊陲禦侮。衢州之常山。水陸交衝。温州之泰順。平陽。處州之龍泉。慶元。山谷深阻。似亦可以扼要矣。然不過控馭江西福建之資。無與于中原之形勢。計其全局。一旦用兵。必北守太湖。東防大海。而後可。今意人以三門灣與我爲難。則挾全力以防大海。夫人而知之矣。唯是甯溫台諸郡。皆濱海而居。如沿海而設防焉。則力薄而不能繼。查三門灣海面。介甯台兩府之間。以車漈港爲界。東隸甯之象山縣。西隸台之甯海縣。設防以健跳。石浦。南田爲扼要。而定海一縣。屹立中海。爲四明屏蔽。明季倭屢犯境。民無孑遺。尤戰爭屯聚之區也。爲今之計。莫如屯戰艦于健跳。定海。兩處健跳。遏之於近洋。定海。以通洋面之呼吸。更以重兵嚴守石浦。南田。諸隘。遏之使不得。

進岸其台州海門象山甯海復分兵以駐之以健跳石浦南田爲前茅定海爲中權甯波爲後勁温台海門象山甯海等處爲左右翼以陸軍接應水師以水師遙顧陸軍聯絡一氣自爲起伏主客之勢成斯勞佚之效著孫子曰不知山林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鎮海一面吳副將杰久于其地威望素著足資捍衛前雲南鹽法道鍾厚堂觀察機警有智略李慶堂軍門鄉丈驍勇敢戰聞皆徵調來甯在中丞決勝千里自早有成算觀無官守之責于軍國大事例不應涉愚以爲天子憂在四夷中丞指揮三軍動策萬全賢者宜各奮其材力則國威可振而外侮可禦也芻蕘之獻唯冀采擇幸甚。

再上劉景韓中丞言兵事書

昨晉杭垣親炙慈暉。瞻潞國公之精神。天錫難老。私衷忻慰。距躍三百。祇承垂詢各節。彌欽好問察言。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觀八月十日到石浦。與慶堂鄉丈。咨籌一。是務以振刷精神。整頓部曲。求副大中丞委任。不疑與憂。國防患至。意案三門灣距石浦三十里許。登高憑眺。形勢瞭然。石浦倚山面水。地甚狹隘。且石多於土。掘地

製營之法。均不能用。惟已就船艘必由之處。扼要添修礮臺三座。其一爲石浦之西山。高可二丈。方三丈許。踞山之巔。壁立千仞。棧道明礮具焉。其西南爲葛杞山。距南田可六里。又其南爲南漚山。與銅瓦門老東門逼近。俱據巔創設礮臺。以成鼎足之勢。營規則隨時操練。每哨派有巡丁。晝夜嚴查。並由兼帶之中營。派差弁二名。互爲巡邏。兵民相安。地方便之。其部下員弁。左營管帶黎天才。英銳猛鷲。敢於戰鬪。唯武人多不矜細。行大業。粗枝未可律以繩墨。次則副中營管帶李廷才。貌近木訥。膽實勇悍。亦敢戰之士也。大抵趨避太熟。專工酬應者。不可授以兵事。而自來衡鋒破敵。拳旗斬將。半屬不深世故之人。至出慮伐。謀料敵制勝。又必任諸智略權變之材。雖然。寄才不世。出其用之也。亦與尋常異。昔漢高之於樊噲。每勝增其爵級。其于韓信。一見即拜大將。其故安在。資格之說。所以待中人。而國士不受其縛束也。我朝同治初年。沈文肅李傅相。皆以道員擢爲巡撫。左文襄則以舉人部員賞三品卿。督辦軍務。劉霞軒且以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陝西巡撫。用能各展其材。力克佐中興。詎才盛於昔。而今獨乏哉。在用與不用也。嚮使沈李諸公不遇。

毅。皇。帝。其。成。功。必。不。若。是。速。且。鉅。左。劉。兩。公。亦。老。死。荒。邱。終。身。一。草。茅。寒。峻。而。已。矣。謂
 人。曰。我。能。經。邦。我。善。兵。事。聽。者。將。掩。口。盧。胡。非。笑。之。不。暇。而。誰。其。信。之。中。丞。專。闖。馭。外。
 進。退。人。才。實。操。其。柄。升。之。則。在。青。雲。之。上。沉。之。則。在。黃。泉。之。下。願。于。此。垂。意。焉。觀。觀。石
 浦。阻。山。而。與。水。逼。守。地。也。非。戰。地。也。然。敵。人。登。岸。亦。未。易。獲。利。山。險。峻。陸。絕。其。後。多。邱
 壑。利。伏。兵。以。待。也。定。海。屹。立。海。中。四。面。受。敵。利。水。戰。而。不。利。陸。守。禦。之。難。實。百。倍。於。鎮
 海。何。者。鎮。海。礮。臺。林。立。堅。利。可。用。又。虎。踞。輪。船。往。來。之。咽喉。一。夫。當。關。萬。夫。難。入。也。鎮
 海。守。寧。波。不。守。而。守。矣。其。温。台。兩。府。足。跡。未。嘗。經。目。力。未。嘗。逮。弗。敢。以。故。紙。陳。篇。道。聽
 塗。說。之。言。進。頃。見。張。香。帥。密。電。言。法。在。粵。德。在。齊。與。意。密。議。共。圖。舉。動。是。說。也。雖。不。敢
 盡。信。爲。實。然。前。事。已。有。明。鑑。矣。津。門。戊。午。之。事。發。端。於。英。輒。牽。三。國。而。來。者。懼。三。國。之
 議。其。後。也。庚。申。之。事。得。當。即。已。者。亦。懼。俄。米。之。議。其。後。也。今。意。大。利。叢。爾。小。國。越。人。之
 境。而。遠。來。犯。我。其。初。意。不。過。虛。聲。吶。喝。聊。試。要。挾。云。爾。既。而。我
 皇。上。赫。然。震。怒。詔。政。府。嚴。拒。不。許。中。丞。遣。將。集。兵。星。列。碁。布。防。禦。周。匝。彼。前。進。則。恐。失
 利。直。罷。其。事。又。詒。笑。於。泰。西。諸。邦。積。日。累。月。游。移。鮮。據。於。是。牽。他。國。以。厚。其。力。而。

心之患亦藉以濟消夷情狡逞所聞與法德合謀云云究不可無備也若專就意言向固道其無能爲矣要之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浙省兵力薄弱即以陸戰非集精兵萬人不可若統籌全局則又非熟商福建船政大臣置戰艦於海上不可奚以言其然也陸兵畫地爲守勢難遙顧船則往來遊弋可彼此互應也使當日者創兵輪數艘雄峙於海上意釁之啓又何至紛紛招募糜國家百萬之餉敵已遠去我猶疲於戍守不敢離海邊一步哉每念時艱良滋浩嘆玉泉三叔自杭來敬詢起居並譚中丞於意事極意經營因就管窺所及獻愚者千慮之一得七月已來同鄉偏裨員弁自河南累足駢肩聞風而來者指不勝屈石浦人浮於事位置綦難問其人滇中回逆之亂與越南之役類皆身經戰陣險冒石矢竊以爲意戰果成此種屠狗輩困其窮蹙而用之較坐擁厚賞者當更得力也抱病強起肅泐詞多荒誕字尤不莊倚從待命無任主臣。

與某軍門書

頃在甯聞執事求退甚切未得其情病中強起詢幼卿直刺始喻辭差之意在畏某公

之復來。吁。此計左矣。夫執事之所畏於某者。以前之多方挑別也。人謂兵額不足。吾足。吾兵額以待之。營規不肅。吾肅。吾營規以待之。軍裝不整。訓練不勤。吾整。吾軍裝。勤。吾訓練。以待之人。驚其口。而在。我無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既無懈之可擊。就令天子親臨細柳之營。亦森嚴而無少顧忌。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自慊也。而後風行草動。皆覺其生可畏。吾兵額營規軍裝訓練果不足。不肅不整。不勤。耶。是資上官委任也。人即不言而於職已忝。吾兵額營規軍裝訓練果足。且肅整。且勤。耶。又何畏乎。某某今執事待從之言曰。將辭此以求統省垣之營耳。唉。誰爲畫此策而誤乃公事者何也。某固督辦全省軍務者也。畏其復來而辭。差然則得。差於省垣獨不畏其耳目之尤近乎。何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也。况乎景帥於執事與某上下其議者數矣。當是之時。執事不思盡忠竭力以報景帥者報。

國家其何以塞誹謗者之口。而樹滇軍之職也。計不出此。而沾沾規避。以自全是。嚮所聞兵額不足云云者。於此幾疑爲不誣。威聲頓失。自命安在。執事勇者也。勇者不懼。而竟懼焉者。是必有二三小夫作弄之以速觀下場耳。雖然。君子之仕也。知其不可而

退。辭官以歸田。執事固自有說矣。然上有信任不疑之景帥。時未嘗不可也。幸當前敵而功名不立。對滇中之父老。能無愧乎。儻辭是而別有他圖也。萬一更有某某者出而與之爲難。又將俛俛其何之。天下事但求在己。患得患失甚非君子之所爲。願執事熟籌之。

答人問策論取士較制藝得失如何書

取士于文無不窮之術。策論猶之乎制執也。蘇子瞻議學校貢舉狀曰。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無用。余謂自取士言之。制執多謗陋之士。策論得宏通之才。則策論爲得。制藝爲失。自流弊言之。則制藝策論均有失。而制藝尤失。策論失在荒經。制藝失在迂不達事也。然時有可否。事有廢興。風俗之變。法制隨之。君之所向。天下趨焉。朝廷重制藝。則人才歸于制藝。朝廷重策論。則人才歸于策論。非策論制藝能得人才也。人才之能爲制藝策論也。膺制藝之選者。此流膺策論之選者。亦此流也。事不責實。鄉舉里選。且有弊何論。詞章今士夫不習事。考時務策論以矯之。補偏救弊。較制藝洵爲得已。如遂謂無失。則漢唐時已行之。胡至今而屢變。

耶。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文爲言之精策論。亦言也。安保必無失矧時務止有此數。行之既久。剽竊之易。甚于制藝矣。然則居今日而言取士。其必由學堂乎。道藝並講。文行交勉。考之于平時。而舉之一日。學堂殆。萬鄉舉里選之遺意。合科舉保舉之法。而一以買之也。然徒法則均之弊焉。

借李印泉上陳崑山方伯籌辦永郡學務書

竊雲南視中國爲極邊。永昌視雲南又爲極邊。自英割緬甸。迭經劃界。地險盡失。偪我堂階。今且以鐵路政策。謀恣吞噬。一旦禍機勃發。永固首膺其害。而全滇大局。亦因以動搖。此岌岌可危之狀。已早在我。公洞鑒之中。無待煩瀆者。夫救時之策。首在育才。育才之要。莫如興學。興學非多遣出洋游學不爲功。推廣游學。又非官費公費。自費相輔而行不爲功。顧地方自治。如兵農工商礦諸業。之當研究而改良者。既多。餘如國際公法。私法。警察法之類。亦在在需材。際民智未開之日。微論自治。乏人。即官爲委員。辦理而阻力之層層障礙。已在不易排解之數。是今日。亟務舍派出洋游學。與設立圖書館。閱報所。無以醒燕雀處堂之噩夢。破蠢象龐然自大之陋習。變法自強之說。終徒託空。

談而未由。措手觀東等。非敢謂茲事舉。遂無贍義也。開通識闕。轉風氣圖強之階級。必由是耳。且天下事。眞知乃能力行。知而不行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設圖書館。使人知東西洋各種科學之發達。以誘起求學之觀念。設閱報所。使人知中外之大勢。而動列強併吞之感情。派出洋游學。使人考求教育界政治界軍事界實業界等之當若何變更。若何整飭。爲異日實行進步之根據。而總是數者之機關。則在于經費。經費分官費。公費。自費。自費。晨星。官費難普及。斟酌于斯二者之間。莫如公費。公費之實曰就地籌款。查保山騰越可提可撥可清理款項。就中擇易集腋者。一義學費。二膏火租息。三昭信股票。四無關祀典之寺觀租息。保山以玉皇閣租息爲尤鉅。五無關實業之叢會積款。此其同也。其異者。保山團練費之息。騰越積倉穀。英領事府租息。均在可提撥清理之列。應請札飭永昌府。督率保山縣騰越廳。認真籌辦。或各設一籌辦學務局。遴選端正廉明紳士。責盡義務。不另開支薪水。諸款既集。由地方官出示招考學生。以文理清通。資質英敏。身體強健。年在二十歲以內者。爲合格。取定後。稟請詳院。咨送日本。照章學習。普通三年。然後擇習專門。如所謂兵農工商礦法律警察等。各隨性之所

近分科肄業。其名數之多寡。視常年經費爲酌定。以覲東等愚見。如每年能各籌五千兩的款。擬清各以二千四百兩。分派留學生六名。以一千兩采辦各種報紙。而以蒙學小學堂教科書附之。以一千六百兩購辦圖書儀器標本模型。俟敷用後。仍以其款截爲添派游學之需。惟民智未開。阻力必多。議提義學膏火。歛項則守舊之士林撓之。議提胎信股票。及各寺觀等租息。則把持權利者撓之。寡識之鄉愚撓之。無業之僧道又撓之。不曰歛各有歸。即曰辦公無着。固知其有說矣。然而天下事貴權輕重。而揣本末學務之廢興。繫國家存亡之命。脉儻難苟安。因噎廢食。今日不辦。姑俟來年遷延。遷延喘息未定。英人鐵路通永。郡數百萬生靈之死。命爲人所制。而滇亦不可爲矣。及時補救。猶嫌遲暮。再事因循。禍至無日。身家性命之不安。安有所謂義學膏火等項者。永緬界限隔紅蚪。河一衣帶水。苟疑斯言爲謬。妄請鑿緬甸可也。即以目前論。既奉 明詔。改書院爲學堂。義學膏火。即當罷黜。裁汰之列。不以之預儲師資。問坐擁師位者。更以何學教人。而考試之。至昭信股票諸項。移而用之于補助教育。孰得熟失。當能辦之。竊以爲凡百興舉。不患阻力之膨脹。而患無款之可籌。無人以任事。而推諉塞責耳。我

公以振興學務爲己任。諒不以所陳各節爲過。當覲東在保山日少。所列款項。第能臚舉大綱。其細目未能縷悉。除騰越底款。由附生李根源另繕清摺附呈外。謹合詞上陳。可否俯賜采擇。無任倚徙待命之至。

上滇中大府請罷派溜學安南書

中國自庚子一役。創鉅痛深。憂時者咸以興學爲救亡唯一之方針。於是政府敦促於內。賢有司經營於外。咨遣游學之事。遂喧騰於十八行省。比年來或遠歷歐米。或近涉日本。負笈擔登而出遊者踵相接。闕一綫光明於學界。不可謂非前途最大幸福矣。然恥不若人而遊學。從未有急不暇擇如吾滇之派留學安南者。去年冬。中外各報載滇省遣學生文寶奎等十人留學安南河內事。一時學界轟傳。咄咄稱怪。留東滇人士。僉議茲事上關國體。雲南尤百害而無一利。擬稟懇設法挽回。乃稽遲未發。而續派留學安南事。又登錄於報紙。夫游學急務也。遣派留學要政也。而某等竊以爲不可者。爲學求益當遊於學問之地。安南以無學而亡。何益之可求。或曰。留學安南。學於法人。非學於安南之人。是固然矣。然各國之治屬地。第施以稍良之政策。以安輯其人民。而

於固有之習慣風俗歷史言語宗教等。胥仍而不改。其不以母國之教育施於屬地。已成公例。是科學之不完備。精神教育國民教育之缺乏。皆可斷言。以責望擔負學務之人。而派之教科。缺而不備之區。此某等所大惑也。謂地近而費省。賦福建與台灣近。廣東與香港近。東三省與朝鮮近。諸省之派留學。何以不於香港朝鮮台灣。謂學法文法語。賦高等學堂業已設科教之矣。即擴而充之。再添聘教習。募集生徒數百人於省垣。優爲之何必安南。謂中國教習之授法國語文。不如法人之授爲真確。賦則派往巴黎可也。或聘法人於省垣可也。何必安南。頃據東于德函稱。該學堂毫無規則。反十倍不如雲南。其副教習某。固猶是廣東人也。又淺於中文。惡在安南之優於內地。況乎地濱熱帶。氣候之不正。衛生之不適。於學生身體之健全。有妨加以日對亡國之越。民氣象愁慘。若不勝悲。其能增長智識磨厲精神。以成一大國國民之資格難矣。在遣派之目的。爲與法人辦交涉計耳。不知交涉之要素。在通公法。而語言文字。特表明公法之一部分事。不諳公法。則語文無所施。其長亦適供奔走通譯而已。微論該學堂。未列有所謂法學也。藉曰有之。法人肯以交涉之旨。要授我滇人。以爲挾持之具乎。窺法人之

用心直以第二安南待我耳。奈之何而受其牢籠也。我滇教育主權。幸尙不旁落外人。倘不防微杜漸。恐法人自此涉足。遇事從而干預之。其爲害曷可思議。儼清設法挽回。或諷令該學生藉故告退。庶於國際上不致別起問題。察日本外國語文學校。皆有專門。若以之改派東瀛。於安南種種不宜諸弊。旣一掃而空之。而於政治界教育界軍事界實業界諸觀。念復浸灌於腦筋。而多所興奮。奮日本文明進步之速。捷於雷電。但一置身其社會已無一而非學矣。至其尙武之精神愛國之熱誠。尤令人望而滋愧。激發弗已者。滇之存亡繫於教育。教育之改良在能自得師。而決擇師資之原動力。繫於鈞衡。某等爲大局起見。不敢以越俎之嫌。坐安緘默。區區愚誠。惟矜賜垂察。幸甚。

擬上丁制軍籌辦雲南學務書

十九世紀之世界學問競爭之世界也有競爭則有勝敗勝敗不決于競爭劇烈之場而決于學校學校者各種科學所繇發達製造人才之所具萬能之力者也是故有學問者勝無學問者敗學問原于教育教育而普及者勝隘于一方面者敗國家有一不學之人即國家增一弱點地球六七強國日擴張其帝國主義以肆侵略遇之者靡當之者摧自表面觀之兵農工商諸戰鬪力強耳外交戰勝于壇坫耳惡知其事雖千頭萬緒複雜不可紀極推其原因要可一言以蔽之曰學戰即日露戰爭之結果靜審天下之事變始悟古人小不敵大寡不敵衆之學說乃偏舉而不完全當是之時而欲抵制帝國主義之侵略舍振興國民教育外無以應時變而救危亡國民教育者與吾國養成官吏之目的爲反比例授必需之普通智識技能使人人足爲國家社會之一員也故育啞有教廢疾者有教罪人丐人及孤兒遺兒盜竊無賴之子弟均莫不有教今美洲且倡言動植物亦宜施教育矣夫東西文明各國之教育普及于盲啞廢疾等其積極主義至欲教及于動植物吾民雖賤詎彼動植物之不若乎不急取強迫教育之

兒童自滿六歲起、至十四歲、此八年間、有就學之義務、違者罰其父兄、謂之強迫教育、但各國就學制義務年限不同、德、英、奧、八、法、七、年、瑞、西、荷、蘭、丁、抹、瑞、典、那、威、六、年、日、本、四、年、近、擬、改、為、六、年、伊、大、利、三、年、以實行普及之方、微論不能與文明諸國之軍事、政界、工商、農業、界各種實業界之高等專門學問者競爭、于有形無形之場、並于所謂盲啞廢疾、罪人、丐人、輩、亦遇之而違、然却步甚矣、學之不可以已、而教育普及一語、尤今日立國之原素也、雖然、學校之問題、首在經費、茲不暇統籌全國、請言雲南

經費無一定標準、視學校建設之數、為標準、欲籌經費、不可不審察、應立之學校、雲南面積、奄有八十四萬一百七十方里之版圖、居民一千一百七十餘萬、以日本人口為比例、非有七千餘校小學、七十餘校中學、十七校師範、一校高等師範、二萬九千餘教員、歲非有一千餘萬圓教育費、不足言普通教育普及、而刻不可緩之陸軍學校、工業及各種實業學校、法政學校、鐵道學校、鑛業學校、尚不在此數、雖然、教育普及之目的、須求有必達之一日、以肇路藍縷之際、不第無此教育之種子、謂教員而籌款亦有數難、焉滇號瘠區、民多困苦、其難、一位占邊鄙、風氣未開、其難、二兩次攤派賠款、羅掘一空、其

難三

然則學校之建設。其途畏難苟安乎。是又不然。夫學校爲陶鑄國民而立。國民即有擔負教育費之責任。竭民之財。還用之民。雖多取而不爲虐。案學校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種。殷實之家。出資建學。或一人一家之力不足。得名譽贊成員捐設者。均謂之私立。就地方公款而建設者。謂之公立。國家籌給經費而建設者。謂之官立。日本視小學校最重。待教員甚優。故小學校之設立尤多。察覈亦綦嚴。然無論歸何種建設。其教法、教科書、及修業年限、與一切應用之教育品。均以合于文部省規定爲主。府縣都市皆有視學官。每年視察一二次。其挨次升入之途。亦不論官立公私立學校生徒。但以程度之及格與否爲準。吾滇開辦伊始。其公私兩種。但責成各地方官紳竭力襄事。大府從而提倡之。懲勸之。懲則單學務處從而規定章程。經紀之自漸推而漸廣。至若官立乃公私立學校之模。型全滇視線之所注有形式而無精神。固不足厭學界之希望。而其中經費之敷布。各府廳州縣入校額數之多寡。儻無一定之標準。以爲衡。匪唯畸輕畸重。于普及之宗旨。不符。恐弊竇叢生。轉以啓奔競爭紛之漸。不可不察也。某等以爲入校生徒之額數。當以年納賦稅。錢糧條丁及百貨稅釐之多寡爲比例。差發給各府廳州縣教育費。謂已有之官款。與各府廳州縣應

擔教育費謂籌捐之之多寡。又以入校生徒之額數爲比例。差權利義務如量相予。一歲之費有預算表。歲終有結算表。校中應取生徒額數。先期示諭各地方。擇尤遣送。應入之學校聽候試驗。如某縣應入校十人、遣送試驗時、可預備十五人、或二十人、如不及格、不妨缺額、而以他縣之優者補入、以示懲勸、富有定于無定、免蹈科舉學額之弊。定後。註明某縣若干人。登報廣告。預算結算表亦然。考送出洋留學生、額數輕少、其範圍以府直隸州爲限、額數之比例全上、既協公理、自順人情、兼是二者、然後經費之擔任可得而責諸民也。

籌經費奈何。一曰鹽課。一曰糧課。一曰土膏。煙酒課。一曰已裁之官俸。開支。一曰科場開支。一曰三書院。經正、五華、育材、其算學館、膏火、及各項開支、費一曰通省會試卷金、費亦不能獨立、似應裁撤。舉人優拔副歲標匾費。廩餼費。凡茲七者。以鹽土膏爲大宗。請遞言其歷史。

滇中鹽價。自雍正元年部定後。嗣以咸同兵燹。各書院悉燬于火。光緒二年。原任雲貴總督岑襄勤。奏請于部價外。每百觔加厘金銀三錢。隨收經費銀五分。以厘金接濟兵餉。以經費作爲束薪膏火。黑白琅元永喬后諸井。一律遵辦。惟石膏磨黑按板喇雞鳴三井。滷淡價廉。改爲收厘金一錢五分。隨收經費銀三分。就中惟石膏按板磨黑經費銀。留修各衙署外。餘概提歸書院。然在光緒初年。統計各井銷鹽之數。每月僅

九百萬觔。合得經費銀五百餘兩。至光緒二十年。將及四倍。每月可得經費銀二千餘金。即各出院束薪等用時中日和議成。攤派賠款。改爲減稱加價。蓋鹽原以一百三十五觔爲一百觔甲午減十觔。改爲一百二十五觔。價值如舊。庚子之役。賠款十萬。及團費無着。蒙制軍從陳小圃太史、馬世臣、丁衡三鎮軍、諸代表之請。每百觔加捐銀一兩。昨閱滬報。此次舉辦滇川鐵路。又每百觔加銀五錢。計原定部價。並統合前後數次所加。每百觔不及四兩之譜。以省城爲標準。自黑元永井運省。約運費銀一兩二三錢。或一兩。或九錢不等。合資本運費。截長補短。每百觔之價。多至五兩而止。在販運鹽商。以加秤之鹽爲利息。而市廛照准秤售原價。每觔不過制錢四十六七文而止。以一人每月食鹽十二兩計之。即再加三文。每月每人不過加二文三厘。年可約十四萬金零。或曰。再加鹽三緡。甸越南之私鹽。得毋充斥乎。是不然。每斤三文。一百斤僅三百文耳。尙不敷一站之運費。縱使私鹽之禁。彼亦未必肯因三文之利。而多設一站。惟鄰近緡州縣。稍受其影響耳。然亦稱私不力之咎。至于川鹽。原價已貴。安能暢銷乎。又係貧富零攤。捐毫末于個人。而社會增邱山之益。此鹽課之宜加者也。

滇省錢糧。原額五十萬石零。咸同間迭遭點燹。人口凋零。土地荒蕪。兼以我朝開基二百餘年。陰陽宅亦占多數。光緒元年。岑襄勤請 旨丈量勘驗實田。陰

陽宅之舊有糧者。概行豁免。實得可徵者三十三萬石。據實入奏。經部駭議。以短額太多。咨令復勘。襄勤遵部咨于光緒二年。變通辦理。將下則改爲中則。中則改爲上則。又增其額六萬石零。合計之。即今所徵三十九萬石零之數也。然較之原額。尙少十分之三。襄勤又據情入奏。請永照此額征收。而部議作爲暫准。照徵十年。後人口漸增。仍照原額。光緒十年。限期滿。適中法構釁。時欽差礦務大臣唐任藩司。又詳請

奏達。續限十年。光緒二十年。二次期滿。又值中日戰役。戶部咨催查覆照征。原任雲南藩司岑護院。據夏瑯溪提軍代表滇人之請。又奏請再續十年。光緒三十年。三次期滿。部議又催促。時當公車就道。未得其詳。此項錢糧。如從部議。當加十分之三。方足原額。其所欠之額。非實有荒地也。爲陰陽宅所占耳。當時未曾明白聲叙。而以人口凋零。土地荒蕪爲詞。故屢次請展限期。而田土仍無開墾。如部議。必以應加之十分之三。補足原額。仰懇奏請截留本省。作爲興學費。此糧課之可相機酌加者也。

煙酒二宗。各國皆苛以重稅。以其妨于衛生也。而土膏之鳩毒。中國尤當在嚴禁之列。滇中土膏徵額。原定每百兩收厘金銀六錢。光緒十七年。部議加二成。改爲七錢二分。

光緒二十一年。部議照原額加倍。改收一兩二錢。光緒二十七年。庚子賠款。改爲每百收厘金一兩五錢。甲辰年。改爲每百收厘二兩。以兩湖膏捐。每百收厘金及落成緝私各費共銀十兩零較之。則滇中土膏。再加厘一倍。亦不爲苛。如不避嫌怨。照一倍增加。年可得一百萬兩有奇。其由四川輸入之金堂煙。原定每擔收厘四錢。可加倍以抵制之。黃煙亦可略加。酒釐。原定每挑_斤一百。收銀四分二厘。光緒十七年加爲每挑八分四厘。光緒二十一年。因賠日款。改爲每挑加收一錢六厘。庚子賠款。又加爲每挑收釐四錢八分。甲辰年改爲每挑收銀一兩。似已厚歛矣。然此種無益有損之消耗品。即使價與原質並重無碍也。每挑再酌加一二錢。所獲已屬不貲。此土膏煙酒之宜加者也。已裁之官署俸薪開支。除大廳一缺。及撫標千把以下。業經提作陸軍學生費不計外。其巡撫一缺。據調任貴州巡撫林奏議。謂裁去此缺。每年可節省經費銀三萬兩零。文闈所需。每屆科場。由善後局開支銀二萬兩。又舊設膳錄八百名。每名四兩。書長八十名。每名四兩五錢。其四兩一名。係由二萬兩內。每名津貼一兩。由各屬每名解交三兩。合計之可得銀二千五百兩上下。又對讀八十名。每名三兩二錢。合計之可得

銀二百五十六兩。

經正五華育材三書院。束薪膏火等費。通共每月開支一千三百八十六兩。其詳細款項。不暇瑣述。既設立學校。算學一科。自尋常小學。即有算術。似不應另設算學館。如其裁撤。可每月節省束薪膏火卷價壹百兩。

三迤卷金。未詳其實。以甲辰會試爲比例。每名開支銀十六兩。以每科咨文二百角上下計之。約應開支銀三千二百兩。其武會試卷金。據戊戌會試。此後停止每名四兩。八十人會試。共支銀三百二十兩。

廩生餼糧。歲貢旗匾銀兩。優拔貢坊匾銀兩。舉人標匾銀兩。由藩庫支給。按年平均計之。每年現實支銀二千八百兩零。其武舉每年合支銀八十六兩零。尚不在此數。此裁缺官署科塲及三書院開支會試卷金標匾廩餼等項之可撥籌者也。

綜上七大宗。約可籌常年經費銀一百三十六萬兩。有奇。諸款既集。其已經籌撥之教育費年十萬兩。高等學堂五萬。餘分布各府直隸州。祇敷高等學堂之用。即有羨餘。可添入陸續選派出洋留學生經費。此新籌之一百三十六萬兩。分布各府直隸州。建立師範學校。中學校。高

等尋常小學校。師範學校、各州縣皆宜分立、小學校各國多公私立者、其有官立、亦多附屬於師範學校、借資實地教授之練習耳、然吾滇當開辦伊始、則須多有官立者、以提倡而樹模範不得援外國以例內地也。如上所請、以各地方錢糧稅課爲比例差、確定章程、截長補短、姑以每年需銀二千兩、平均計之、可設官立學校七百校以內、益以各地方之考棚費、鄉會試卷金、錢款、約可公立四百校上下、若土商捐照八省舊捐例、每一百兩、收銀九兩二、即折半減收、每百兩收銀六兩七錢五分、是此項捐款、年可加徵良一百二十萬、統合諸款、年約可籌良三百七十七萬、可設官立學校二千二百二十五校矣、益以公立、約可得二千六百校上下、而私立尚不在此數、惟茲事重大、懇酌裁可否實行、夫賦稅之輕重與實業民智有密切之關係、實業發達則生計充足不難竭羨餘以供社會之用、民智開通則好義急公、竊節身家之私費以圖社會之公益、歐洲各國文明程度愈增者其納稅金也愈重、職是故耳。滇雖邊瘠、果能以七百校之官立學校爲基礎、更極力提倡公私立三年以內、約可得二千餘校、俟民智大開、實業發達、則經費日裕而學校林立矣。况煤鐵五金之礦所在多有、烏有藏富于地十年而後猶不能歲籌千餘萬元之經費以達普通教育普及之目的哉。

經費困難之問題既已解決而繫學校之興替良否者則在于總機關總機關者何在一國爲文部省、在一省則學務處是也、查各省學務處之設有以專差總其事者、有以

兼差總其事者。其總理下辦事各員。兩湖江浙多用紳。他省亦間有兼用紳者。雲南則專用官。某等以為總理職司重大。且詳上札下。非官不足以擔荷。至襄辦各員。似以用紳為較善。每逾多則二人。少亦各一人。何者。紳可久于其事。所司在此。精神之專注在此。無調濟委署之缺。望為時久。則辦法之閱歷漸深。任事專則心力無所紛岐。其利一。紳于本省情形較熟。聲氣亦聯絡易通。不致重重之隔閡。其利二。每逾均有人襄辦。則權利視義務為比例。無輕重毗崎之嫌。其利三。用紳分任學務。兼可以餘力酌膺教員之任。或編纂教科書。其利四。用紳有此四利。而用官之弊。適相反。孰得孰失。是在我公明斷用。行政之權。非某等所敢妄參末議也。

機關立矣。學務遂有條不紊。秩然而理乎。雖然。少數人之識力。究不如大多數人識力之為愈。是宜仿照日本諸學校。設立評議員。有于設評議員外。兼設顧問者。蓋凡事無一成而不變。其已往之未善者。不能不隨時改良。未然而者。宜力圖進步。而改良進步之如何。變通如何。行為不能不積衆人之智以為智。各府直隸州學校之宜設評議員。勿論已。宜仿照直隸各府直隸州設立勸學所。而以籌款人員評議人員附之。茲言省垣之評議員。省中評議員。或附設學務處。或附設高等師